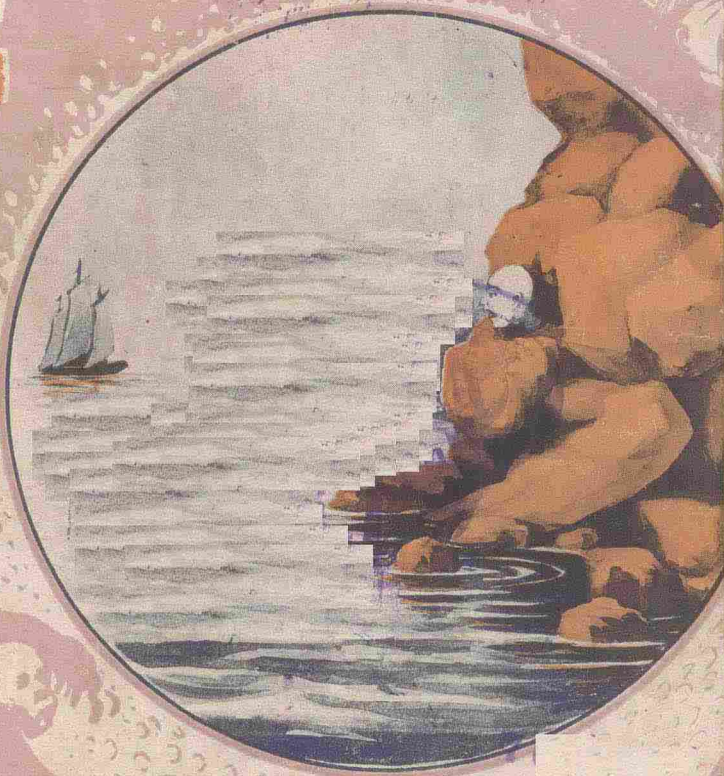


血海潮

瘦鵑



上海新华书店出版

——潮海血——

——卷五
——回目

第五十一回

駱億成私訪到華陰

顧洪勳投親陷洛口

第五十二回

金霸雄踞烏蓋山

小翠力救顧公子

第五十三回

荒山義女侍病客

僻縣清吏遭惡星

第五十四回

錢曉樓無奈說因緣

潘紅玉有心欺孤寡

第五十五回

駱太成懼內留客

顧洪勳察情避親

第五十六回

施良遺金客店中

紅玉送情書院夜

第五十七回

暗使計秋月送酒

漫設詞浪婦行權

第五十八回

顧洪勳寂寞出駱府

白望天慷慨遇賓館

第五十九回

駱志英投繯殉慈母

端福降見色起禍心

第六十回

向達善托勢說媒

駱志英聞變出走

第六十一回

歐陽玉救亡入尼庵

駱太成失女鞭淫僕

第六十二回

端總管恃強凌弱

雲布庫探店被創

俠史武
小說
血海潮 卷五

泗水漁隱著
許嘯天評

第五十一回

駱億成私訪到華陰 顧洪勳投親陷洛口

話說上回書中。敘述海島事業已了。中間却得六劍。二十二俠。三義士。五浪人。那六劍。便是血崑崙精一僧。蓋關東萬化剛。歐陽玉。呂豪。葛里秋。呂四姑。那二十二俠。便是震山倒霍一龍。馬上飛魏博。旱地金龍范備。浪裏霸王金炎。掠水燕米小元。赤脚饒娘米巧娘。小鐵腿羅三娘。小羅漢費綽。火焦鬼傅大福。飛刀王二。天下曉呂鳴。白壁虎

卓秀掘地鼠李策。小孟嘗孟卓。黑林浪子林自建。雙鞭五毒孫奮。二郎神曹傑。踏浪飛鴈達。海潮生米宗風。僧清光。范小郎范豹。衛世昌。那三義士。便是劉而臣。傅士澄。黃湘治。那五浪人。便是陸地仙。錢繼棠。聖手許小三。雪桃花許小妹。冷地蛇。苟浩。血滴子雲飛燕。共是三十六人。內中呂鳴早死。米金炎。霍一龍。魏博。范備。米小元等五人。死於王事。雲飛燕投入四皇子府中當布庫。歐陽玉。呂豪。萬里秋。藝成走岫嶼峯。投訪羅三娘。呂四姑回家。錢繼棠。苟浩。創興洪幫。此外衆人如何結局。暫且按上慢表。如今且說江南崑山地方。有一位大儒。顧亭林先生。名炎。武。字寧人。心痛祖國沉淪。避在山中讀書。後來周遊四方。到了陝西同州府華陰縣地方。看那處山雄地壯。就在華陰

縣住下。終老不歸。當時隨他同行的。有他一個姪兒。名顧斌。字有光。也是一個有骨氣的讀書人。秉着叔父遺教。經商立業。獨行其是。不問世事。娶妻洪氏。單生一子。乳名洪勳。自小聰穎異常。不就外傳。卽在家下就嚴父跟前教讀。十六歲上。已自博通經史。在例早應趕考。圖取功名。却是顧有光家教。不許兒子入清朝科場。干求仕進。但敎在家習字修業。其時距滿清入關。已有五十餘年。光陰容易。顧有光夫婦日就衰老。家道本來不裕。向日雖因營商有些積蓄。却因顧有光多年家居。顧洪勳年少不諳世故。一家有出無進。漸便有些拮据起來。夫人洪氏。眼見家境日難。情知顧洪勳是有出息的兒子。却不教讀書求功名。廣大門戶。待要與丈夫說話。又知顧有光別有性情。

不好便違拗他。只在肚裏籌思。忽一日。老夫婦兩口在內廳閒坐。只見老家人顧福手持名帖入來。報說有客來拜。顧有光看那名帖。却不認得這人。正自猶豫。却待擋駕。只見兒子顧洪勳入來。報道來客已自到廳上候見。顧有光只得出來接見。看那客人時。約着四五十年紀。生得清秀不俗。重復拜問姓名。各敘禮罷。賓主分次坐下。方知那人姓駱。名億成。河南彰德府人氏。爲慕顧亭林先生大名。前來拜訪顧氏。談吐之間。甚是雅馴。說得顧有光高興起來。便命置酒款待。叫兒子顧洪勳出來拜見。那駱億成一見顧洪勳。便贊不絕口。說道。世兄才貌不凡。將來必是金馬玉堂人物。可爲老先生預賀。飲酒中間。道問顧洪勳所讀何書。便與談古論今。顧洪勳應對如流。駱億成

一發嘆賞不置。與顧有光道。世兄如此才華。如何不捷戰文場。却教明珠暗投。雖則老先生勸破浮華。但使大才埋沒山林。豈不負造物生才之意。顧有光聽說。雖覺此言不中心意。也不免自肚裏感嘆。當下一笑而罷。賓主酒已。駱億成告辭。顧有光便問貴寓何所。理當拜訪。駱億成道。晚生浮寓無定。路過此間。特來拜謁。不敢勞動老先生尊駕。晚生不日且須晉省。日後再當造訪。說罷。拜別而去。顧有光回入室中。思量這人來得蹊蹺。但看他行動舉止。倒是端正。也就丟了不提。過了半月光景。華陰縣調任新縣官接印。當日坐衙。傳兩班文武。發下告示。那新縣官却就是這駱億成。原來清聖祖仁皇帝（即康熙帝）登極。親自臨政之後。最提防明末遺老。又因康熙六年。沈

天甫。夏奇麟。呂中等案發。康熙十一年。楊起隆一案。鬧了七八年。因此上越發注意明室遺忠。那顧亭林先生。避居華陰縣時。聲名動天下。四方之士。都相隨從學。康熙帝特旨陝西撫臣加意防範。屢飭州縣就近查勘。却是顧亭林先生安分守素。來清去白。州縣奈何他不得。後來顧先生去世。顧氏門中。依舊被官司屬目。陝西督撫道府。巴不得查出一兩件逆案。可以借此升官得祿。因此凡華陰縣赴任出省時。上憲都有言語囑咐。這賂億成。原係進士出身。選大挑一等知縣。新調華陰縣正堂。未到任前。私行察訪。一來探訊民情。二來向慕顧亭林先生爲人。也就探看顧氏家門。究是何等排場。因此投名走拜。顧有光。及和顧有光一談之下。見他凜凜一表。昂昂氣概。心內早

自有七八分敬服。又見顧洪勳少年倜儻不由的自肚裏感嘆。當日接任之後。照例安排各項公事完畢。點令執事衙役人等。先至城隍廟進香。回身便來顧有光家中投拜。吃那顧有光擋駕不見。駱億成心內明白。自尋思道。原是我的不是了。我如何可以這樣的投門去拜。當下吩咐回衙。也就安歇。次日便衣小帽。不帶隨從。徑向顧有光家來。不待通報。直至廳上。那顧家老家人顧福。認得是前次來客。和老主人很是合契。自不阻難。駱億成止住顧福通報。直入內廳。早見顧有光在簷下散步。駱億成搶前一揖道。老先生別來無恙。晚生拜謁來遲。多望恕罪。顧有光抬頭見是駱億成。叱叫顧福。本縣相公屈駕。如何不先通報。駱億成連忙拱手道。老先生不可如此相稱。晚生

雖是俗吏。亦頗解山林清趣。若不相棄。尙當時時聆教。說罷。並不相讓。便自坐下。顧有光見他如此自在。也就去了形迹。依舊與他閒談風月。置酒管待。興盡而散。駱億成自告別回衙。自此三五日。駱億成必來顧有光家閒談。絕不提起公事勾當。顧有光也從不回拜。也就忘了他是本縣正堂。如此兩三月光景。忽一日。駱億成帶了刑名師爺錢琮同來。顧有光接入內廳。分賓主坐下。談笑多時。只見顧福入來。報道縣裏差人來府。說有要事。駱億成聽說。起身道。既是有事。我當回衙。錢先生與顧老先生且談一會。兄弟先走了。說罷辭別自去。這裏錢琮與顧有光談說家世瑣事。方知這錢琮。字曉樓。原籍江蘇太倉人氏。與顧有光本係同鄉。便說起江南情形。談得甚是契合。錢

琮乘間問道。大世兄才學不凡。如何老先生不教出而用世。顧有光正色道。錢兄是我老同鄉。豈不知我家亭林公。以節氣名天下。難道後生小子。還想在清朝做官不成。錢琮聽說。連忙應道。是是不差。錢琮又道。敝東路翁。雖是一行作吏。胸次非常清明。自見大世兄之後。驚爲奇才。十分欽服。敝東年逾五十。膝下尙虛子嗣。只有一位小姐。年方二八。乳名志英。才貌無雙。詩詞文章。都能應手成篇。若配大世兄。真是佳偶天成。敝東很是有意。不知老先生意下如何。顧有光聽說。纔知錢琮來意。遲疑道。犬子頑鈍無能。多承明府駱公厚愛。又得錢兄作伐。老朽且與拙荆商量。再當報命。錢琮連應道。最好。最好。但聽老先生示下。晚生明日再當走訪。說罷。不多時。告別自去。顧有光

回至上房。與夫人洪氏商量。洪夫人正愁的兒子沒出發處。聽說這話。思量借此可以上達。不由的一力攬掇。顧有光思量駱億成雖充下吏。亦且風雅不俗。因此老夫婦二人一心應允。次日。錢琮果來顧家聽回話。顧有光少不得謙遜一番。告明本意。錢琮大喜。當下回報。駱億成。兩下就此擇日納聘。結了一門親事。自此顧駱一發親近。當時來往。不到一年。駱億成奉上憲差撥。調任米脂縣。當時率眷赴任。錢琮相隨同去。顧有光挈帶兒子顧洪勳相送至郊外。方回。時當初秋天氣乍寒。回至路中。正值一陣暴雨。父子二人淋得似落湯鷄一般。畢竟顧有光年老力衰。就此冒寒得病。回家調理。遍請名醫。都道老年病深。不易醫治。不上半月。嗚呼哀哉。顧老去世。顧洪勳悲慟號

泣守禮盡孝。自不必說。尤其傷心的。是家道貧寒。凡事不能盡兒子的一番心。只得稟請洪老夫人之命做去。待到喪事完畢。安葬就緒。不道福無雙至。禍不單行。洪老夫人爲了添悲增傷。早自害了內病。正當秋氣肅殺。也就一病牽纏。鎮日價倒臥床上不起。遷延數月。病根日深。醫藥無效。洪老夫人自知不治。叫顧洪勳來跟前說道。我年邁到時。世上無不死之人。死何足懼。但恨不能見你長大立業。我家在這華陰縣。無田無產。我死之後。你在此不了。我看你那岳父駱億成。却是個端正君子。現在米脂縣爲官。你不妨前去投靠。若得安身立命。亦是做人之道。顧洪勳聽說。淚似泉湧。只有唯唯應命。當夜五更時分。洪老夫人逝世。顧洪勳纔傷嚴父。又悼慈母。此日悲痛。不消

細說。只得遵禮成服。盡將家中所有不甚緊要之物。一應變賣。與母親喪葬。虧得老家人顧福。統知顧家大小之事。都交由他料理。主僕二人。夜不安枕。食不甘味。好容易奉了老夫人棺木入土安奠。却是家中柴米油鹽都不繼。只得吩咐顧福將去家中衣服之類。典賣度日。過得殘冬。轉眼新春。顧福說道。公子在此不了。老夫人遺命。教去米脂縣投駱老爺。不如便去爲是。顧洪勳道。父母之喪未除。却去投親。如何使得。顧福不敢多言。只得將就苦度。又過了一兩月。委實過不得了。顧福又道。公子如此盡孝挨苦。老奴怎敢多言。只是公子向日安養慣了。倘是害出病來。不是耍處。老奴伏伺老主公老主母多年。不忍見公子這般受罪。須得別作計較。則個顧洪勳泣着道。依你

之見怎樣。顧福道：「不是老奴敢多嘴，依我之見，不若將房屋押賣了，權做盤纏。且去投那駱府。若還駱府有小觀公子時，公子有的是錦繡文章，便去進京趕考，圖取功名，也就容易。」顧洪勳聽說，只是流淚看看，也就沒法。只得如顧福之言，將房屋去隣近家召賣，檢點雜物，收拾細軟，拴束包裹。半月以上，都已就緒。顧洪勳帶領顧福來至父母墳前拜別上路。顧福挑了行李，主僕二人取路投向米脂縣來。無非是飢殍渴飲，曉行夜宿，走了七八日。這日將晚，思尋宿頭，道問前面一座山村，地名喚做洛口。二人急急行來，正走之間，只見大路旁林子裏一聲呼喝，竄出五六條蠻漢，不問皂白，將顧洪勳顧福二人橫拖直拉，轉向林子便走。直把二人慌做一團，不知高低，欲知二人

性命如何。且聽二回分解。

開卷揭出前書三十六人。作一結。另以顧亭林先生。楔出少年顧洪勳來。斷章取義。自成一書。

前書統敘明末諸賢。獨不及顧亭林先生。知作者早有成算。留得此公。爲此書開卷也。

顧駱聯姻。如此寫來。出人意表。而以顧洪勳秉受家教之肅。迫於環境。乃不免一行。此子路所以有傷哉貧也之感也。

第五十二回

金霸雄踞烏蓋山 小翠力救顧公子

話說顧洪勳與老家人顧福。將晚路經洛口。被衆蠻漢掠向林子裏竄來。只驚做一堆。不知高低。那蠻漢一邊架着顧洪勳。一邊拉住顧福。似牽羊一般。脚不點地。火雜雜地竄出林子。却見是一座高山。衆蠻漢帶着二人上山來。走不多遠。早是天黑。只見半山裏火把照耀。一羣人飛也似下來。叫道。有甚麼行貨。這邊漢子們應道。掠得兩頭行貨來也。說話間。兩面人會做一處。打着火把。徑向僻路走上山來。顧洪勳只叫的苦。自肚裏尋思。這不是盜窠是甚。今番性命休了。當

下衆漢子們一擁而上。到得山頂。就火把下看時。只見一處處草棚。約有十六七間。中間一排瓦屋。兩頭白板門。關得正緊。衆漢打從左邊草棚繞轉。走入瓦屋內看時。正中三間大廳。點上一盞油燈。廳前兩旁都是碎瓦斷磚。堆得七八尺高。原是一所倒敗廟宇。衆漢把二人帶到大廳上。就廳柱上綁了。一面叫請大王。早見一人自廳後跳將出來。就中間高椅上坐起。看那人時。黑面圓眼。狼頭虎鬚。好生兇險。喝問有甚麼油水。快快來分了。只見衆漢應一聲。七手八腳。把那顧福挑的一肩行李。都打了開來。一件件檢在地上。那大王看了搖頭道。呸。這算甚麼油水。你們將去都分了。是了。顧福看了不是頭路。央求道。小人陪公子進京趕考。我主僕二人。無依無靠。求大王恩典。

放還公子。便是殺了小人也甘心。那大王喝道。說甚麼閒話。喝叫衆漢。快把他兩個殺了完結。衆漢齊應一聲。早去身邊掣出明晃晃尖刀。正對二人。却待殺下。只聽得有人叫聲住。早見一人閃過身來。站在中間。看他時。却是一個女的。衆漢忙撇下刀仗。面面相覷。但聽示下。那大王叫道。妹子。你有甚麼話說。如何不教殺他。那女的道。哥哥。你不知。我在這裏看得多時了。這個後生和這個老兒。不是甚麼歹人。哥哥便放他也不妨。那王道。妹子。你不知。但凡走這道兒的。最要手脚乾淨。上山放不得下山。劫財留不得性命。你看他不是歹人。要防他下得山去。三言兩語。傳到官司耳邊。我這個山寨。就住不得了。他便是當今萬歲爺。到這裏也只得斬草除根。那女的道。哥哥休

這等說。俺們爲了沒路走。來到這裏幹賣買。掙得油水便罷了。却害人家性命做甚麼。哥哥且放下他來。待我問一問。那大王道。却使不得。這是我的號令。妹子休得多言。說罷。喝叫衆漢快與我斬訖報來。那女的大怒。跳起身嬌叱道。誰敢動手。今日不救他兩個。休想活一個。說着。去背上颯地掣出一柄長劍。對那衆漢說道。還不放他下來。衆漢望着那大王。做聲不得。那大王氣急敗壞的說道。好好放放。衆漢方將顧洪勳主僕除綁放下。那女的按劍對顧洪勳道。你那後生。姓甚名誰。家住那裏。顧洪勳早嚇得死去活來。倒在地上。那裏還答得出話來。顧福見了有救。便磕頭道。小人顧福。公子顧洪勳。家住華陰縣。不幸老主人主母先後去世。小人陪公子將去米脂縣駱府投

親進京趕考。以此路過。那女的聽說。兀自念道。華陰縣姓顧的。隨向顧福道。你可知道華陰縣城有姓顧的。顧有光那人麼。顧福急道。這便是小人的老主人了。說話未完。猛見那大王跳起身來。忽地抓住顧洪勳。喝叫衆漢快把高椅拿來。嚇得顧洪勳主僕魂不附體。那大王却把顧洪勳納在高椅上坐了。撲翻身便拜。衆漢都拜倒在地。那女的站在旁邊。笑說道。可知我的話對哩。那大王一連磕頭道。那是俺的恩公。今日若不是妹子做主。險些兒害了恩公性命。顧洪勳似做夢一般。不知怎生安排。那顧福却猛醒過來。連連扶起那大王。都叫那衆漢起來。備問情由。原來那大王。姓金。名霸。原籍徽州人氏。因他生得一頭黃髮。渾名喚做金毛獅。本是獵戶出身。自小熬練筋骨。

學得一手好拳棒。他那妹子小名小翠。尤會的飛簷走壁。比他哥兒一發高強。渾名喚做擦天飛。家中父母雙亡。只落得兄妹二人。向走江湖。曾在陝西龍門山武帝山一帶。打獵爲生。只因那年有張獻忠留下餘黨。在陝西邊境打家劫舍。官司發派大隊兵馬勦撫。此勦彼竄。鬧得好久不息。後來被官軍圍困在龍門山。一股匪盡數破滅。金霸兄妹在那裏謀生不得。逃至華陰縣界上。被縣裏做公的撞見。看他來路生人。面貌凶險。形狀猥穢。便疑他是那股匪黨。不由分說。將金霸兄妹二人拿住。扭送來縣。那做公的見了小翠。貪色起意。半路上把話調笑。却被小翠將計賺那公人。乘間脫逃。匿至華陰縣城內。道聽哥哥消息。兀那做公的。自被小翠計賺脫逃。越發恨毒金霸。

把他先打得半死不活。拘到縣堂一審時。那華陰縣正是接得上憲嚴飭。着緝拿龍門山在逃匪徒。及拷問金霸。果然說由龍門山逃來。那裏還管他是甚麼獵戶。便把他斷做匪黨。禁在死囚牢裏。這邊金小翠道。聽得縣裏已斷他哥哥做劫盜。待要探監。又不好出面。只得乘夜間躍入衙門察探。却是那重門疊戶。多少嚴密。如何去探。又在這人生地疏去處。有冤難訴。有話無告。宵行晝伏。尋思無計。也是金霸命不該絕。這一晚。金小翠獨自走經街頭。適值天雨。來到一家門前。看看門牆高聳。是個世家。便入至牆門內避雨。這便是顧有光的家門。巧逢顧有光送客出來。瞧見小翠。當時嚇得小翠慌忙躲避不迭。顧有光打量這女子來得蹊蹺。待送客去後。回身便問你那小女

子夜來在此做甚麼。小翠瞧覷顧有光那般端正面貌。料得是個正直的人。當下拜求道。老爺搭救則個。顧有光一聽說話口聲。又不是本地人。心內一發疑慮。便叫小翠入來。備問來由。小翠細把兄妹遭禍的話說了一遍。顧有光尋思。我生平不與清朝官家來往。今此女無故投止我門。若拒而不救。不是情理。思量一會。想起同州府城有一個大紳士黃延佐。此人甚是結交官吏。上下多有來往。雖是好熱鬧的人。亦且心地光明。何不寫信託他去作個道理。當下想定。吩咐家人把小翠留在家下僻靜處。不教衆人得知。連夜修書一封。清早派幹人徑投同州府城內黃府。幹人到日。投下書信。黃延佐接取一看。知是顧有光的手書。想他從不與問外事。今專誠送信來此。定是

冤枉不小。一面留下幹人。一面當卽去見同州府知府。具說原委。同州府知府素知華陰縣顧家。此是誣良爲盜勾當。那敢延緩。立時發下札子。飭送華陰縣。卽予審明釋放。黃延佐見同州府已嚴飭屬縣辦理。方纔回家。寫了回信。交顧家幹人帶回。及顧家幹人回到縣城。那同州府札子也已頒到。華陰縣知縣本來聽信公差一面之詞。今奉府札。那敢怠慢。將大牢裏提出金霸。審明確係獵戶。當下卽開釋。這裏顧有光接得黃延佐書信。已知辦妥。叫過小翠。齎發盤纏。教他自去衙門前等候哥哥。切囑不要再來道謝。免致外面多言。金小翠領命。千恩萬謝。拜別顧有光。來縣衙門等接哥哥。金霸當時兄妹相見。告說根由。金霸便要至顧家叩謝。小翠道。顧老爺吩咐。向日不

管閒事。休使外人知道。不叫你再。去謝恩。常言道。多禮不如遵命。俺們就此走了。是了。若得有生一日。且當報他活命之恩。金霸道。既是妹子如此說。俺們走遠便了。當下兄妹二人。曳開脚步。離華陰縣徑向北來。一日。來到洛口。兄妹二人。身無半文。正是無奈。忽聽得一陣嚶哨。那洛口後山。地名喚做烏蓋山的。原有一夥強人。專做過路賣買。飛風也似下山來。搶劫二人。二人正沒出氣處。使展本領。迎頭痛擊。爲首強人。名喚施良。早被金小翠使個滿天星踢翻。其餘盜夥。見不是對手。都軟求二人。啓請上山。二人肚中饑餓。走的困乏。正沒奈何。也就和那施良一夥盜衆上山來。施良忙命殺猪宰羊。晏請二人。讓了第一把交椅。與金霸。衆夥苦苦留住。小翠不肯。與哥哥金霸說。

道。顧老爺爲了你我是良民。搭救出來。今在這里做強人。倘被官司得知。那不是反虛爲實。却連累了顧老爺了。金霸道。妹子雖說得有理。只是俺們如今弄得無路可走。却去那裏尋生活。只得權住下。過日却再理會。施良等衆人。盡數挽留。不放二人便行。說道。俺施大哥。早便說道。若有能耐的。留做山寨之主。抵敵官兵。大碗吃酒肉。大秤分金銀。畢竟比那做官家奴才的總強些。金霸聽得甚是入耳。把心一橫。便做了烏蓋山大王。但凡天下事。下流容易上流難。有道是做叫化比人仙。不想幹買賣。做強盜比皇帝。不想幹富貴。金霸有了這安樂去處。那肯便走。就此一年年做沒本錢生意。却是這洛口是個冷僻之處。烏蓋山又是一座險惡山嶺。官司也不注意。一向並無事。

故衆夥都聽金霸號令。只有小翠心內不安。若還看不過時。便要與哥哥發作。金霸又敵不過妹子。先有五分懼他。只得退讓。倒是因此救了不少過往行人。當日衆夥劫了顧洪勳主僕二人上山來。小翠暗地裏偷看顧洪勳生得好體面。料得是誰家公子。便一心要救他。及聽顧福說是投京趕考。小翠自肚裏尋思。在此不了。不如跟了他走上北京。靠住終身也罷。因此挺出身硬救。後來問知。乃知却是顧有光的少爺。一發心心地思量報答。當下金霸兄妹認知恩人。備說原由。顧福也就記起這一件事來。金霸忙命小校造飯備酒。晏請二人。吩咐將那打開行李。都依舊拴束完好。請入裏面吃酒。也細問顧家情形。顧福從頭將家貧投親一應情由說了一遍。金霸兄妹不勝

嘆息。一時酒罷。卽請主僕二人在草堂內安歇。次早。顧福起來。看顧洪勳時。遍體發燒。頭暈目昏。己自害病在床。原來顧洪勳一介書生。向日不慣奔波。夜來經此一嚇。不由的病入心腑。顧福告知金霸。金霸兄妹大驚。山上既無醫生。近處又無藥鋪。小翠芳心忡忡。一發愁鎖眉頭。恨不得以身自代。大家面面相覷。沒做道理。還是顧福人老見多。走近顧洪勳床前說道。公子向昔也曾與人瞧病。何妨自家開一藥方。叫山中弟兄去市鎮上生藥鋪配一劑如何。顧洪勳點頭。原來顧洪勳一向在家。於書無所不讀。也曾深知醫理。當下被顧福一言提醒。也就撐起身來。金霸早叫小校取過紙筆伺候。顧洪勳自己明白患的是傷寒怔忡。便開了一劑方。交與顧福。金霸接收。却待差

人只見小翠接口道。哥哥休差別人。妹子自去。金霸道最好。當命小校備馬。小翠稍稍整飭衣服。飛也似下山去了。畢竟顧洪勳病勢如何。且聽三回分解。

投親而遇盜。遇盜而爲親。此事實之奇幻。亦文章之變化也。而實爲下文投親之變。先伏下此人作解。

金霸以獵戶而被誤爲盜。以得釋而投身爲盜首。天下事往往如之。心何嘗念其爲保釋非盜之人者哉。此金小翠所以長於乃兄也。

顧有光潔身獨善。不屑言請託。卽無以救金霸。乃以一黃延佐爲之連鎖。於公於私。兩無傷。而事乃兩全。

第五十三回

荒山義女侍病客 僻縣清吏遭惡星

話說顧洪勳病在烏蓋山上。金小翠跨馬下山。卻去前山三十里路。遠近市鎮上配藥。回到山中。正是向午時分。顧氏主僕感激不盡。金小翠自與顧洪勳煎藥。一劑服後。寒熱稍退。只是身體疲倦。動爓不得。金霸兄妹頃刻不離。在顧洪勳房內。伏伺湯藥。重去山下轉方置配。如此三五日。病勢消滅。顧洪勳也就起坐。只見小翠忙在房中照料一切。件件都是親自打點。不教山中弟兄動手。顧洪勳自肚裏尋思道。綠林中卻有這等女子。如此細心。雖說當年曾受我父恩惠。卻

是我被劫上山時。有誰知道我是顧家子弟。他偏有一片心救我。可惜他是女孩兒家。若還是男子漢時。豈不是一生知己。顧洪勳一邊思量。一邊瞧覷小翠。約莫也只十七八年紀。暗下納罕。又且感激。甚是過意不去。乘便說道。小姐如此管待。反教我心內不安。卻得如何相報。小翠道。公子休如此說。奴家若不是顧老爺搭救時。早便斷送在華陰縣城。那得今日兄妹在一處。顧洪勳道。似小姐那般愛好知禮。卻如何要在這山上勾當。這一句話。直說到小翠心坎中。不由的眼圈兒一紅。幾乎吊下淚來。半晌答話不出。顧洪勳只道觸犯了他的忌諱。深悔失言。也不覺一怔。遲疑道。小姐休怪。我看小姐性情仁厚。豈應在此搭住。故不覺直言便說。若不相干時。也不敢說。小翠點

頭道。公子那裏便知奴家心事。說着掉頭兀自掩淚。顧洪勳不知端的。一發懊悔。不知怎生言語方好。半晌說道。小姐須原諒我一片心。我來上山。多得你一力解救。病中又承你這般管待。甚是不當人。誰沒有良心。便是我心中感觸。不覺言語有冒犯之處。小翠聽說返身說道。公子不知。這山上向日原是施良爲首。紮下山寨。俺們也是路經此處。被劫上山。便是我那哥哥沒主張。被衆推做寨主。就此住下。我早要離了此山。爭奈沒個去處。哥哥又是不肯決心起身。以此流落做強人。方纔公子一言。不覺觸動了俺家心事。以此傷心。顧洪勳一連顛頭。嘆道。可惜我今日是無家飄蕩的人。若在往日時。也教你兄妹便去我家居住了。這話說上小翠心事。便道。多謝公子好心腸。

奴家偷得伏伺公子。也便休了。說着。不由的飛紅了臉。顧洪勳聽說。自是心中又感又憐。偷覷小翠。雖粉黛淡描。卻自有一般風致。說不出無限情緒。顧洪勳自念身世。並憐小翠。兀自嘆氣。二人大有戀戀不捨之意。顧福在旁。早就瞧科了七八分。又怕顧洪勳着了纏魔。又看他精神未復。不好便催他走。心內很是焦急。過了五七日。顧洪勳病體已痊。顧福催着下山。金霸那肯放行。說道。天幸恩公到此。小人未得盡心伏伺。今方病後。如何可卽上路。且待休養數日。再行未遲。一面吩咐安排酒菜。但凡顧洪勳病後調補適宜之物。盡行置備。連日晏飲。一住七八日。顧洪勳想道。梁園雖好。不是久長之計。只得便行。一再告辭。金霸苦留不敢。小翠開言道。顧公子千金之體。落在

這山寨險惡去處。倘有山高水低。害了山寨猶小。害了公子。那不是俺們兄妹的罪孽越重。哥哥不如派人送他下山。好使顧公子上京趕考。哥哥也可早早散了山寨。能得他日公子顯達大發。哥哥跟去伏伺。也不枉生了一世。顧福聽說。一連點頭。想道。看他一個姑娘。倒有如此心腸。果然是多情多義。不比尋常。顧洪勳聽了這話。自是分外吃緊。一發愛慕小翠。情知他一般苦心。當下也不言語。只有金霸道。妹子所言雖是。但我這山中弟兄。都是呆鳥。卻得何人可差。伴同公子。顧洪勳連連道。金兄休要費心。我今身體康健。自有顧福在旁照料。不勞派人陪伴。金霸道。公子有所未知。這一路上。都是不穩去處。從這洛口起。走那桃花山。白浪嶺。獨鶴關。斜口。那地面都有強人。

結下山寨。隨時斷路剪徑。不好行走。必須我這裏派人當頭招呼。方纔放心。顧福道。如此拜煩金爺與我們做主。金霸道。爲是如此。少不得本山派人相送。只是何人可差。說着。兀自躊躇。小翠道。哥哥。別要三心兩意。便教妹子伴送公子上路如何。金霸笑着點頭道。你別說得嘴響。顧公子爲去米脂縣投親。你是何等樣人。隨在一處。豈不給人笑話。小翠本是無心。聽了這話。不由的面龐通紅。又氣又惱。登時沉下臉來。抖起心事。半晌不做聲。顧洪勳道。我今來山承君家兄妹。多多管顧。倘得有一日能夠立脚。定當相報。小姐且勿勞遠送。小翠會意。點頭無語。二人自有一番情意。相照在心。金霸道。我想起來。不若叫施兄弟伴送上路。他是熟得一路風波。又且能幹。妹子意下如

何小翠道。哥哥派誰送時。便叫誰送。管我甚事。金霸見妹子話中生氣。笑道。你看這小妮子。玩意兒當正經。卻把我來動氣了。也罷。我便教施兄弟走一趟。當時吩咐小校去叫施良。移時施良到來。金霸把話說過。施良道。這條路上。小弟最熟。誰敢動一根毫毛。金霸道。兄弟。我也知道你最熟。凡事當心。小翠道。施家哥哥去便去。須送得公子到米脂縣。回來報個平安信兒。金霸笑道。方纔你說管你甚事。這不是又來費心了。小翠怒嗔道。我和施家哥哥說話。與你甚麼相干。金霸笑道。也說得是。衆人議定。金霸自去裏面托出一大盤金銀。交與施良拴在包裹裏。合那顧氏主僕行李。併做一担。都叫施良挑了。金霸又吩咐些話。顧氏主僕告別下山。施良先頭引路。金霸兄妹送至。

山下顧洪勳一連辭別。叫勿相送。小翠那裏肯依。與同哥哥金霸。隨送至十里長亭。方纔相別。只得回山去了。這裏施良與顧家主僕。取路經向米脂縣行來。走經桃花山。白浪嶺。獨鶴關。斜口。趁早上道。到晚安歇。皆有定程。一路只見些漢子們。與施良打話。但到山鄉宿店酒館。且有人在先招呼。備酒接風。很是自在。並無危難之事。主僕二人。心內明白。如此行了多日。無話卽短。早來到米脂縣城。三人走入城來。就客店歇下。店小二端上面湯。都洗了。吃些酒飯。顧洪勳挈帶顧福。投米脂縣衙門來。施良自在店中看管。顧氏主僕二人走入縣衙門問時。門吏答道。前任原是駱某。早便卸任了。現在本縣相公姓王。不是姓駱。二位卻自那裏來。顧洪勳道。我是華陰縣人氏。特來此

問投駱知縣。既是駱知縣卸任。如今遷調何處。那門吏道。原來客官遠來不知。這裏鬧了一樁大案。駱知縣早便去做城隍神了。顧洪勳聽說。不覺一怔。說話間。只見一人自右邊衙舍出來。那門吏叫道。馬二哥快來。這裏有位客官問駱老爺哩。那人聽說。跑將過來。打量顧氏主僕一會。問是何來。顧福告明來意。那人道。卻去前面茶店上好說話。說着。引了二人出衙門來。隔街對面便便一另茶肆。那人與顧氏主僕入店。早有茶博士叫道。馬二爺今日好早。裏面閣兒上請坐。那人顛頭。直引二人入內。來至閣兒邊坐下。那人撲翻身便拜。顧洪勳連連扶住。回禮道。不曾請教尊兄貴姓大名。如何恁地多禮。那人道。小人姓馬名武。排行第二。向在本縣與人幫閑。自從駱老爺來此。

多承他老人家看觀小人。補做本縣衙門一名捕快。聞知少爺乃是駱老爺至親。小人理當請安。顧洪勳忙問如今駱老爺究竟是甚下落。馬武道說不得起。少爺且坐。一面叫茶博士泡過茶。並讓顧福坐下。顧福那裏肯坐。顧洪勳道。你便坐了。好與這位馬兄說話。顧福歪在旁邊坐下。馬武坐在顧福肩下。說道。少爺遠來辛苦。休要傷心。駱老爺早是兩個月前。一命歸天了。一句話說得顧氏主僕目瞪口呆。做聲不得。顧福便問害的甚麼病。是在衙門裏死的麼。馬武道。若是在衙門裏得病死的。也就罷了。只是死的太可憐。顧福忙問怎地。馬武道。俺們這米脂縣。自從前朝張獻忠那魔星生下來。鬧得天翻地覆。直到於今。賊子賊孫不斷。強人勾當。不算希罕。除了這縣城以外。

四鄉地方沒一處不是打家劫舍殺人放火。歷來官司禁他不得。自從駱老爺到任之後。見了本縣人命大案忒多。增設捕快馬快。加緊嚴緝。自家又私行察訪。因此破獲盜案甚多。那四鄉潑賊男女行兇不得。都恨毒駱老爺。只因三個月前。北門外雀家村鬧了一件謀殺親夫命案。告到縣裏。駱老爺便自去下鄉驗屍。當時帶得十數個土兵。和忤作長隨人等。路經那北鄉梟嘴山。是一座猛惡山嶺。有五十強人結夥在山。爲首的名喚野雄雞孟必撲。那人是個殺人不眨眼的野賊。當日聞知駱老爺驗屍路過。回來將晚時分。率領山上賊男女。斷住去路。前後攻打。土兵人等抵敵不過。一時傷的傷。死的死。逃的逃了。那夥強賊將駱老爺車馬打折。架上山去。那裏還有生的。

分兒。待土兵人等逃回縣裏報告。捕廳老爺點起本縣守兵。盡數往那鼻嘴山攻救。兀那強夥。真是利害。早就捲陣而去。不留一人。把那山寨也火化了。那裏還有駱老爺的影兒。只得撲空回縣。這個驚報報到府裏。由府轉省。上憲也就無奈。派下現任本縣相公王老爺。前來接任。如今雖是一般嚴拿密查。可是那駱老爺屍首。到底不知下落。小人多蒙駱老爺提拔。補做捕快。前月曾去鼻嘴山前後左右查訪半個多月。只是探查不出。小人正是無奈。馬武說罷。一連嘆氣。看顧洪勳時。早是淚痕滿面。原來顧洪勳聽得變出意外。想起別家千里。一身無靠。越發傷心。顧福也面如土色。半晌向馬武道。既是駱老爺遭了這一劫。還有那駱太太。駱小姐。和那師老爺姓錢。諱做琮的。

都到那裏去了。馬武嘆氣道。老天無眼。駱老爺那等好人。又沒兒子。又沒錢。只聽說駱老爺有一個堂兄弟二老爺。名喚駱太成。向在京中當差使。住在北京前門外西河沿。駱老爺死後。太太小姐沒法。只得投奔二老爺處。錢師爺陪同一路往北京去了。方是前月初上動身的。顧洪勳聽說罷。望着顧福道。如此怎生奈何。顧福尋思。不想顧家老主人在日。那般清高自守。落得今日小主人投靠無處。那駱知縣做官何等廉明。到今日如此收場。難道天道竟不可憑。顧福想着。不由的傷心嘆氣。半晌方說出話來。不知顧福說出甚話。且聽五十四回分解。

顧洪勳以率詩書禮教之後裔。而入於盜窠。竟戀戀不舍。金小

翠則知小翠之流落於綠林者。非其罪也。叙二人關情之處。妙在若卽若離。爲下文推波逐瀾。

施良之伴行。金霸使之。而實小翠爲之主。情至義盡。落落大方。觀於下文施良之語。益知小翠用心之苦。

駱億成不遭劫。則顧洪勳不至京。顧洪勳不至京。則駱太成不相遇。駱太成不相遇。則血滴子又何關於顧洪勳。行文波瀾之極。

敘馬武之痛悼駱億成。非寫馬武義重。實寫駱億成恩深。

第五十四回

錢曉樓無奈說因緣 潘紅玉有心欺孤寡

話說顧福聽馬武說駱知縣如此收場。甚是傷感。見顧公子沒了主意。對着自己開話。顧福尋思一會。答道。老奴陪同公子來此米脂縣投親。不料駱老爺遭了如此兇險。要待回去。又無家計。況且公子年當其時。正宜圖幹功名。既是駱太太師老爺二老爺都在京中。俺們不如由此晉京。一來公子可就此趕考求功名。二來探看駱府。亦是理所應當。便是公子家况。也好使駱府知道。豈非兩便。還有何疑。顧洪勳道。說得是。顧福又問馬武。那駱家二老爺府上。却是在北京前

門外西河沿。可不錯麼。馬武道。小人聽得錢師爺吩咐。教小人好生察訪兇賊。如有下落。飛馬報信。因此留下一個地點。自是不錯。顧福道。那便是了。俺們且回客店去。馬武道。今日顧公子來到此間。甚是難得。小人敢請公子去隔壁酒店。喝杯酒。須得公子賞臉。顧洪勳道。本當奉陪。實是心亂如麻。又且客店尚有伴夥在那裏等候。多蒙指教。已是深幸。且請馬兄長便。馬武見顧洪勳如此說。情知不能相強。只得作罷。當下顧氏主僕二人起身。馬武叫過茶博士。教把茶錢入了賬。陪同二人出來。卻要送至客店。顧福攔住道。馬二爺自有公子休要爲我們耽悞了。此去客店。一徑直路。亦自認得。不勞伴送。馬武見主僕二人再三推阻。只得相別回衙去了。二人取路回至客店。施

良已是等得心急。早在店門前張望。與二人相見。接至裏面房內坐下。施良忙問怎地。顧洪勳搖頭道。施兄。你道如何。萬不料挨到這般田地。說着。把馬武所說情由。說了一遍。施良聽說。嘆氣道。這般時。如何是好。顧福道。我與公子商量。只得且去北京投靠。施良道。也說得是。顧洪勳道。多蒙施兄仗義。送俺們來至此間。不料變出意外。明日俺們只得上路。且請施兄回去。多多拜謝金君兄妹。施良道。小人伴送公子到京。方自回山。顧洪勳道。此去北京。路上平安。施兄亦自有事。不敢再勞尊駕。施良道。不是。小人上路時。金小妹曾吩咐道。須得公子安身穩便。方叫小人回去報信。今日駱府遭了不測。且不知北京情形如何。小人怎好回去便說。顧洪勳情知金小翠用意。仍把話

來推辭。施良那裏肯依。定要送去北京。主僕二人無奈。只得約伴同行。顧福自肚裏尋思。這施良雖是心長義重。畢竟是個強人。萬一被人識破。豈不是好意兒反連累了公子。欲待說話。又不好說。且喜洛口到此。一路上無甚事故。京城相去更遠。料得也無這等湊巧不幸之事。也就罷了。三人計議一會。一宿無話。次早起來。檢點行李。僱車啓程。取路徑投北京。不則一日。來到京城。三人就前門外驪馬市街。找了客店投下。當時已晚。顧洪勳主僕商量些話。次日。顧福獨自出門。走向西河沿來。道問駱太成。河沿上住戶指說道。河南新德府人。駱家二老爺麼。住在市梢頭靠左第八家。但見黑漆牆門。便是顧福。依言行來。果然問到是駱府。早有門子出來問道。老兒探看誰呀。顧

福道。小人夾西人氏。顧府家人。自華陰縣到米脂縣。聞知大老爺在任。遭了不測。大太太一家都來二老爺府上。小人因此投來。與大太太請安。門子道。不差。咱們老爺還沒起來咧。停歇你再來是了。顧福道。拜煩哥們方便。先與我通報一聲。只說華陰縣顧府老家人顧福。前來與大太太請安。大太太若有言語發付時。小人且等。若無言語時。小人過一時再來。門子道。你在這裏等一等。我去與你通報。門子自向廳內入去。多時。出來道。大太太叫請錢師爺有話問你。你認得錢師爺麼。顧福道。小人在華陰時。見過數面。也還認得。說着。隨同門子來至廳旁右廊書房前。早見錢琮站在簷下。顧福搶前請過安。錢琮叫顧福入來。至書房內。叫一旁坐了。顧福那裏肯坐。錢琮道。坐了。

好說話。你是遠客。我也在這里暫住的。顧福欠身坐下。又問駱府大太太小姐安好。錢琮搖頭道。休說起。你知道駱老爺遭兇的事麼。顧福道。小人自米脂縣來。聽得捕快馬武說了。駱老爺如此好人。落了這一遭。真個天道無知。錢琮道。可不是呢。顧府上喬梓二位都好麼。顧福慘然道。師老爺不知哩。我家老爺太太都去世了。錢琮吃驚道。怎時去世的。顧福道。便是送駱老爺上任去後。那日半路裏冒了一身雨。就此起病。不多日歸天了。太太呢。一向也有些心痛病。自從老爺死後。不瞞師老爺說。家道也是艱難。更是遭了傷心的事。因此也就病重。相去不過兩個多月光景。也沒了。錢琮嘆氣道。真是六親同病。不想顧府上也遭如此年口。如今你家少爺可怎樣。顧福道。少爺

也來了。錢琮跳起身道。來了麼。却在那裏。顧福道。現住驛馬市街頭客店裏。昨晚方到。師老爺是自己人。說說不妨。錢琮接口道。你有話儘說。大家好商量。顧福道。自從我家老爺太太死後。接連兩件喪事。家道本來不裕。公子盡心盡孝。將房屋產業都變賣了。料理喪葬。弄得家中一無所有。吃飯不成。太太臨死。曾吩咐公子。叫去米脂縣駱府投親。也得賂老爺。可以隨時挈帶教訓。造就公子功名。因以小人陪同公子。逕投米脂縣。不料駱府遭了這般兇險。聞知太太小姐都來京城。俺們二人。沒奈何。只得來前。一來探問駱府太太。二來也把顧家的事。好使太太得知。師老爺原是熟悉兩家情形。又是大媒。小人冒昧。要請師老爺主見。看來如何方安。錢琮一邊聽說。一邊縐着

眉頭發嘆道。若是駱老爺不死。這事最是兩全。駱老爺本來無子。兒媳兩當。豈不甚好。如今駱太太小姐都在客邊。這個須要與駱太太商量。看是如何。顧福聽錢琮的話。有些蹊蹺。便問道。這裏二老爺。可是駱老爺的兄弟麼。錢琮道。兄弟是兄弟。也堂房的了。這位二老爺。與駱老爺的脾氣不同。顧福道。小人大胆。敢請師老爺做主。師老爺看這話。可以說不可以說。可以說便說。不可以說時。不如不說也罷。錢琮道。你坐一會。我且去與駱太太商量。錢琮起身。出得書房。走向裏廳。先叫老婆子告請駱太太。移時駱太太出來。相讓分賓主坐下。錢琮即將顧福來意備細說了一遍。駱太太聽說。不由的眼圈兒一紅。吊下淚來。說道。若是我家老爺在時。何消說得。這小子也是命苦。

既然他千里迢迢。來到此處。住在客店不了。停歇二老爺起來。我便與二老爺說了。那老人家可請師老爺好言叫他回店。待我與二老爺商量後。還要請師老爺勞駕。去客店裏走一遭。我也不客氣了。只得請師老爺委屈。與我做主。錢琮連聲道。是不差。太太所說。正是理當。當下錢琮辭出。自去書房裏把話回知顧福。顧福會意。當下拜別回客店去了。這裏駱太太退至上房。思量一會。甚是傷感。又不便與女兒志英說。兀自眼淚往肚裏落。想道。我這二老爺。雖是老爺的兄弟。並不是嫡親的。向日弟兄兩個脾氣性情不投。今我家遭了不測。來到他這處。很像我母女兩個依靠他。雖說眼前無事。日後必有言語。我正待籌思顧家。想去投他那裏安身。不料顧家弄到這般田

地。也是我母女命中所遭。想着大哭起來。却被女兒志英聽得哭聲。走來看覷。驚道。媽怎的又傷心起來了。却爲的甚麼。說着也禁不住。要淌下淚來。駱太太道。我便是爲的想起你父親傷心。並沒甚的。志英道。方纔聽得王媽請你。說錢師爺有話。爲的甚事。駱氏聽得女兒問這話。思量終究瞞不過他。便道。孩兒不知。那華陰縣顧府有人來了。說着索性盡將錢琮所傳顧福言語。說了備細。母女二人。不覺相抱。嗚咽半晌。正哭着。志英忽聽得門外似有響動。當下垂覺。知道有人竊聽。低聲附着母親耳邊說道。媽別再傷心。外面有人哩。若被小嬸子聽得。又說我們在他家哭的不吉祥了。駱太太也就止住不哭。原來駱太太成妻室早死。膝下無一男半女。曾要一個蜜姐做妾。名喚

潘紅玉。生得風流無比。伶俐不凡。俊俏眉眼。與衆不同。又會的花言巧語。這駱太成年已四旬之上。得了這一個花落水流。好年少的姐兒。不由寵愛得似金枝玉葉一般。從此不再續絃。但把潘紅玉當個堂客。其實並不扶正。也不算小。一家人口頭順。都稱做小太太。駱太太便叫女兒稱他做小嬸娘。這潘紅玉見了駱太太母女來。依心內懷着鬼胎。老大有些不自在。嘗說他母女二人啼啼哭哭的。有累家門不祥之兆。因此志英把這話來提醒他娘。當下母女二人止住哭聲。細聽門外。果然有脚步聲。走向潘紅玉上房去了。原來這偷聽言語的。是潘紅玉房中一個婢媪。名喚秋月。原是潘紅玉梯己的人。專會打是聽非。好生乖刁。當時秋月見駱太太母女停哭。細聲兒說話。

知道房內已是覺到。不便再聽下去。却早把駱太太說那顧家的話。已聽得分明。立時返身。飛也似跑向潘紅玉房中來。正是駱太成起身來。拖着鞋子。靠春臺傍洗面。見了秋月氣喘喘地。便問甚麼事。值得這般驚慌。秋月掩飾不過。說道。大太太和小姐哭哩。駱太成一邊盥漱。一邊含糊問道。爲甚麼。潘紅玉歪在床上。瞟着眼兒冷笑道。清早半夜。就聽得這般哭哭啼啼的。咱們家又不死人。又沒人得罪他們。雖則兄弟家也。大家要好的。何苦來。秋月插嘴道。今番却是難怪他。潘紅玉忙問怎地。駱太成聽得話中有因。也放下手巾道。爲何難怪他。秋月道。聽說他那新姑爺上門來了。家裏窮得不得了。先便尋到米脂縣。問了消息。一徑來投這裏。駱太成道。嗚。潘紅玉着急道。你這

小鬼。怎麼知道。秋月道。我也聽得人家說咧。早上王媽來回大太太。說有個陝西客人。大太太便叫請錢師爺去問話。後來王媽又來請大太太。說錢師爺有話與大太太說。兩個在廳上談了好多時。王媽都聽得分明。我也只聽得人說。却不仔細。老爺但問王媽時。便知端的。潘紅玉道。你快去叫王媽來。秋月答應一聲。跑向樓下去了。移時帶了王媽上來。駱太成便問此事原由。王媽說了一遍。并道。大太太與錢師爺曾說。要與二老爺商量。方給回話。駱太成點頭道。你下去罷。王媽退出。駱太成穿好衣服。也就要下樓。却待出房門。只聽得潘紅玉叫道。快不要走。我有話問你哩。駱太成又回轉身來。欲知潘紅玉說出何話。且聽五十五回分解。

此回寫錢曉樓潘紅玉。皆在含蓄之間。不是直敘。待至下文。方補出二人心事。行文恰到好處。

敘駱大成之爲人。篇中一言不及。而使讀者蓋無不知爲邪僻小人矣。此文章烘托之妙。深得司馬傳敘之法。

顧福應付進退。機警能幹。無處不見其爲年老管家。與錢琮一番話。弈弈紙上有聲有色。

第五十五回

駱太成懼內留客 顧洪勳察情避親

話說駱太成問了王媽的話。穿好衣服。却待下樓。猛被潘紅玉叫住。駱太成重又回入房來。問道。你說甚麼。潘紅玉道。說甚麼呢。我要問你。回頭你大嫂與你商量這事時。你怎麼主張。駱太成遲疑道。看事行事。我這時那有甚麼主張呢。潘紅玉冷笑道。方纔王媽的話。你不聽清麼。看來那小子窮得無路可走。你大嫂的意思。多半是要和你商量。請他來咱們家住呢。駱太成點頭道。大約爲此。潘紅玉道。我便問你。若還如此時。你怎麼主張。駱太成笑道。方纔不是對你說了。我

此刻沒得主張。潘紅玉啐道：「呸！希奇！你要他來時接他來，不要他來時回絕他。兩句話是了。做甚麼吞吞吐吐的？」駱太成道：「你看我怎麼主張纔好？」潘紅玉一發冷笑道：「這是你家的事，你的姪女壻過門來，到來問我，我怎好與你做主呢？」駱太成道：「便是我沒主張，和你商量，也不要緊。」潘紅玉道：「依我之見，你要做得漂亮，不必等你大嫂開口說這話。你先該催着去接。方是道理。」駱太成只道潘紅玉懷着鬼胎，故意說這反話，笑道：「你這個纔是做叔丈母的規矩了。將來志英丫頭嫁了，少不得先孝敬你呢。」潘紅玉沉下臉兒道：「不是和你說玩兒。正經是這個樣子。你該知道。你大嫂和姪女兒住在你家，總像我們待得不周到。口上口下有些話，我也聽得多了。如今他這個新

女壻上門來投靠。你若不招呼他。等你嫂子說出話來。你便要推辭。顯見你沒情分。你們兄弟總是好的。少不得又要疑到我的身上。定是我把話攬掇你了。倒不如做個好人。你先開言接他進來。也叫他母女想想。我們待他差不差。省得啼啼哭哭的。害了家門不安。倒是如此。他母女也不好意思。這般長那般短的了。駱太成聽說。笑道的。主見不錯。我也是這般想。準定照你的意思說了。潘紅玉也不言語。駱太成在床邊坐了一會。方下樓來。吃些點心。早是午飯時分。飯後不多時。王媽來道。太太請二老爺說話呢。駱太成想道。來了。便吩咐王媽說道。我就來了。移時。駱太成走向駱太太這邊。叔嫂說些通常話。坐下。駱太太開言道。早先你大哥在華陰縣任內時候。和

那縣裏一家姓顧的原也是南邊人。便是顧亭林先生的後代。也是錢師爺說起。與我這志英鴉頭扳了親。如今那顧家老爺太太都死了。家道也是平常。你大哥先曾有句話。要想攜帶那顧少爺。趕考向上。因此顧老太太臨死。吩咐顧少爺走米脂縣投你大哥。不料你大哥遭了兇險。顧少爺帶了老家人。問了這里地名。昨日到來。今日老家人來此傳話。顧少爺原是來京趕考。又且是未過門的驕客。本來用不着接待。只是你大哥做人一世。但有這個女兒。駱太成聽到這裏。不由駱太太說完話。立起身來道。嫂子。怎麼不請他來我家居住。這怕甚麼。便是朋友。也當接待。況且是至戚。這怕甚麼。快快叫人去請。駱太太初只恐駱太成不以爲然。及聽駱太成這般至意。也就心

內安慰。笑道。二叔說得好氣概。我也是這般想着。不管他肯來不來。你大哥只有這一個志英丫頭。我便靠他一世。那小子在外面。年輕人總有些不老到。若在二叔面前。又好嘗嘗教訓他。豈不成全了他。爲此我正要和二叔商量。駱太成跳起身來道。這個。嫂子。有甚麼商量。理當如此。快叫人去請來我家居住。現在他住那裏。可遠不遠。都把他的行李搬來是了。現成書房裏。可以用功。這個理所應當。駱太太聽了。甚是歡喜。笑道。先我與錢師爺已說了。要請他勞駕走一遭。既是二叔如此說。便請錢師爺來。將二叔這番意思。說與那顧少爺知道。請他帶了老家人移來這裏居住。好使用功。駱太太道。不差。不差。當時吩咐王媽去請錢師爺。移時。錢曉樓入來。叔嫂二人起迎。分

賓主讓坐罷。駱太太說過駱太成一番美意。駱太成與錢曉樓道。本當我自去客店請他。只是我不曾與他廝熟。又且今日午後有約。只得請老哥勞駕。錢曉樓道。這是分內之事。便不因尊府親戚。晚生前在他家叨擾多次。今日也應走訪。晚生自把二爺意思轉言是了。駱太成拱手道。費心費心。錢曉樓見駱太成很是至誠模樣。也覺安慰。當下告辭出門。取路走向驟馬市街頭客店來。路途不遠。轉了五七個灣。已到客店門前。入來問時。有店小二引入裏面。早去通報。顧洪勳慌忙出來。兩下相見。握手道禮。同入房內。錢曉樓將坐未坐。見了施良。便問這位尊兄。顧洪勳忙道。此君姓施名良。與晚生路中相遇。同伴來京。三人依次坐下。顧福端過茶來。施良見錢曉樓有話待講。

乘間便避出門外。在窗下散步。只聽錢曉樓開言道。小弟自從在尊府別後。每念君家喬梓。不道尊翁龍馬精神。竟自仙去。顧洪勳搖頭道。說不得起。寒門不幸。晚生侍奉無狀。數月之間。疊遭大故。且不料明府駱公又遭凶毒。人生朝露。說來痛心。錢曉樓道。駱公爲官多年。兩袖清風。今死於非命。雖中郎有女。而伯道無兒。蒼蒼者天。曷其有極。顧洪勳嘆道。正是天之報施善人。爲何如耶。二人文言文語。說了一會。施良在窗外聽得。只道打切口。一句不懂。旋聽得錢曉樓又道。早上顧福來駱家。知老哥駕到。小弟本當早來。因駱二爺尙未起來。駱太太要與二爺商量一下。二爺聞知老哥到京。非常歡喜。現在特叫小弟來此接駕。請老哥今日便移入駱府居住。顧洪勳道。多承駱

二爺駱太太的情。本當從命。爭奈晚生來京。原爲趕考。居住也是不久。何必多此一舉。拜煩先生與晚輩好言辭謝。錢曉樓初只道顧洪勳無有不願。及聽這番言語。心中詫異。便知是顧福回來。已有言語商酌了。便道。洪兄所言雖是。但二爺與大太太特叫小弟前來。實出至誠。洪兄若一意拒絕了。不止是負了太太二爺一片心。便是小弟也有邀請不周之嫌。顧洪勳道。先生不知。晚生自家遭大故。生計艱難。從來承受家教。無心進取。如今情形看來。不由安居在家。當日孔門弟子顏淵。若無負郭之田。也只怕住不了陋巷。由他簞食瓢飲。過活。人生被飢寒所逼。不得不如此。又且那駱公向日有心提拔晚生。更加先生在一處。多得教導。因此帶了家人直投米脂縣。本意在米

脂縣住一時。也就進京。不料駱府事出意外。晚生只得轉道來京。今在客店。在駱府留我家去。果是一片盛情。在晚生。飄流在外。叨擾駱府。心有不安。況且是並未過門的親戚。那駱二爺又是很客氣的。晚生實實不敢從命。只得拜請先生婉言辭謝。錢曉樓聽說。一連頭頭肚裏尋思。畢竟忠直之後。自有氣節的。當下又道。洪兄所說。小弟甚是佩服。但駱府如此相請。洪兄堅執不去。那駱太太膝下無兒。只有一個寶貝小姐。只怕他老人家心內不安。顧洪勳道。晚生難處。先生盡知。只望先生婉言謝說。實爲長便。錢曉樓也不十分相勸。起身道。如此小弟且去覆命。再當走謁。顧洪勳連說先生費心。過日晚生自至尊前謝罪。錢曉樓告辭出來。回至駱府。通報駱太太。駱太太聞知。

只道顧洪勳已到。也就出來。便問人呢。錢曉樓說了顧洪勳謝意。駱太太心中暗自歡喜。想這女婿雖窮。自有傲氣。倒底不丟臉。便道。他也太客氣了。叔丈人家。便似自家一般。有甚麼過意不去。駱太太接口道。想是我請他的意思不誠。回頭我自去客店邀請是了。駱太太笑道。這個不可。只有小輩敬重長輩的。那有這般倒轉的道理。駱太太成道。若要好。大做小。地主之誼。應該屬我。說着。定見要去。駱太太道。且住。還是請錢師爺再勞駕一趟。與顧少爺說。若是不來時。二老爺親自要過來了。反而折了小輩的福。錢曉樓道。不差。晚生再去與他說。是了。錢曉樓起身出來。重至客店。顧洪勳慌忙迎前道。又勞大駕。實不敢當。接入裏面坐下。錢曉樓道。適纔將洪兄意思告知駱府。駱

太太覺得洪兄太客氣了。不是至親道理。駱二爺便要親自來接。但說道只怕他心意不誠。洪兄不去。以此小弟仍來拜請。務望移居駱府爲是。顧洪勳躊躇道。實有種種不便。晚生礙難去得。却是駱府這般厚愛。晚生不去。又只道不成抬舉。如此怎生是好。顧洪勳遲疑之間。只聽得顧福報道。駱府派人持了請帖過來。今日申刻。請公子駕他府中客宴。錢曉樓道。如何。原來駱太成知道顧洪勳不肯便來。與潘紅玉商量。潘紅玉一發攛掇駱太成去接。意思是要請顧洪勳進來。倒好乘機借着事兒。有話可說。都把駱太太母女攆了出去。反當穩便。這便是駱太成也是不知。因此特教駱太成設下酒席相請。當下來人持上請帖。顧洪勳看了再不好推却。只得應允。一面與錢曉

樓說些閑話。顧洪勳重問何時由米脂縣動身。何時到京。錢曉樓照間答說一遍。便道。小弟本來早要回太倉原籍。只因駱府是老東家。出了這事。不好便走。如今差不多各事也都舒齊。小弟不久也要回去了。二人談了一會。時候不早。顧洪勳要去駱府。便出來叫過施良說些話兒。教他去酒館上吃飯。不能相陪了。裏面房中。錢曉樓兀自坐着。顧福見沒別人。入來說道。師老爺勸公子移去駱府居住。老奴不知好歹。究竟也不過是暫時之局。將來不免有言高語低。反是不好。錢曉樓叫過顧福。低聲道。你是顧府上多年管家了。我須與你說知。如今去只得去了。那駱二爺也是爽快的人。倒是他那太太。向來是個有名的花娘。有些刁鑽古怪脾氣。二爺又是懼內的。只怕是這

當中。或有不便。你但好生照顧公子。我也去得快了。特把話告知你。顧福會意。接連點頭。却待再要問時。顧洪勳與施良都進來了。顧福便自颺開。錢曉樓起身道。時候不早了。我們去罷。說着。店小二報說。駱府又派人來請。當時顧氏主僕與錢曉樓三人。都出門來。走向西河沿駱府。早有駱府當差的先去通報。駱太成隨卽出來。下階相迎。都至廳中。顧洪勳依禮拜見罷。駱太成便命請駱太太。移時。駱太太出來。顧洪勳仍依子姪禮叩見。顧福上前都請了安。駱太太便叫拜見二太太。喚王媽去請潘紅玉。不知潘紅玉出來也否。且聽五十六回分解。

此回夾敘駱夫人。駱太成。錢曉樓。潘紅玉。顧洪勳。顧福。以至施

良。皆爲傳神之筆。並不直敘各人心事。而各人心事自見。駱太成之懼內。在潘紅玉呼回之際。已實寫其狀。在志英口中。先已亟稱其爲人。後更由錢曉樓明言直書。於是駱太成之留客。乃知其實非本意也。

顧洪勳乘興而來。一聞米脂縣馬武之言。早已敗興。及顧福入駱府。而與錢曉樓對答一段。盡知其難能之處。蓋馬武明言。而顧福暗中按度。於是顧洪勳乃不得不因投親而避親。

第五十六回

施良遺金客店中 紅玉送情書院夜

話說駱太太叫請潘紅玉出來。便好使顧洪勳拜見。駱太成道。嫂子何必多此一禮。想他懂得甚麼。顧福聞知錢曉樓說。已知駱二太太奢遮。那肯便休。低聲說道。公子端的須盡禮。顧洪勳也便等着候見。駱太成連說帶笑。吩咐下人去請。移時王媽出來道。二太太說。不敢當。請顧公子長便。住在这里。好比一家人一般。休要見外。駱太太道。二叔。你便請二嬸娘出來。但見何妨。駱太成笑道。又不是我不許。他自不成抬舉。一面說着。一面笑喚王媽。你再請去。只說太太的意。

思休得怕人。王媽應一聲飛也似入去了。衆人都在等候。只有錢曉樓見他們人雜禮多。早是一溜烟閃出門外去了。駱太太便不時間偷看顧洪勳。生得果然好挺秀。看他龍眉鳳目。皓齒朱唇。雖則面龐兒好消瘦。顯出風塵辛苦。却是腰肢昂昂。氣宇糾糾。端的是大家書生模樣。心中暗喜。也自尋思。這樣的人品。怕不是顯達的人麼。設想之間。只聽得婆子們嚷道。二太太來了。早見秋月引路。自屏後扶出那潘紅玉來。駱太太連忙起身相接。顧洪勳搶前拜見。潘紅玉忙避在一旁。連說姑爺萬福。顧洪勳施禮罷。起身來。潘紅玉便道。姑爺在這裏。和自己家裏一般。要甚麼。便吩咐下來。好叫當差婆子們去安排。千萬不可客氣。我是不懂禮數的人。我那二爺又是模糊得很的。

姑爺便要原諒。說着。只把眼睨着顧洪勳。心裏想道。這小子。竟這般風流。好生惱人。顧洪勳頭也不敢抬。只應着是。潘紅玉只轢偷看細觀。一面輕悄兒地。與駱太太打話。駱太太看顧洪勳站着不自在。與潘紅玉道。你陪嫂子說些話兒。我們且去書房上息歇。一面吩咐安排酒席。就廳上正中設下一席。自有當差的去料理。駱太太便陪同顧洪勳來書房上。先用些茶點。錢曉樓自在書房內坐候。顧福也就跟來伏伺。駱太太與顧洪勳少不得說些兩下情形。早有當差的來請。說廳上筵席已備。駱太太便請顧洪勳錢曉樓依次入席。駱太太自在主位相陪。駱太太潘紅玉自是推辭。就這三人在廳晏飲。大家說些閒話。駱太太便問當差的。將顧少爺的行李取來沒有。當差的

回道。店中尙有一位姓施的客官。在那裏。須得顧府上家人去取纔是。顧洪勳忙道。今日晚生且去店中歇了。明日移來未遲。那施兄承蒙他伴同來此京城。晚生須去與他作別。駱太成道。何必老姪親去。便叫你老人家走一遭是了。顧洪勳道。晚生合當與他辭別。方是正理。駱太成道。既是如此。老姪去一去便來。今夜不必住在店中了。顧洪勳道。只怕夜深不便。明日移來未遲。駱太成見顧洪勳如此說。只得聽便。多時酒罷。顧洪勳告別。駱太成吩咐打轎送顧洪勳至客店。顧福也在後跟來。主僕二人入店。施良起迎道。方纔駱府派人來取公子行李。小人須與公子見一面。所以不叫拿去。小人下山來時。金小妹金兄都有話吩咐。曾交小人帶來金子五十兩。白銀二百兩。叫

送與公子隨身使用。如今包做一處。藏在公子行篋中。便請收好了。顧洪勳聽說。連忙道。施兄。這個不可。承蒙施兄幾千里伴送來此。小可甚是抱歉。拜煩施兄帶回路上盤纏。小可心領便是。施良道。說那裏話。公子不收時。小人怎好回復金家兄妹。顧福道。施爺。俺們公子明日就要遷入駱府居住。隨身動用銀錢。這裏還有施爺儘營帶去。可告金爺小姐都放心。施良搖頭道。不對不對。這不是抬舉施某。却要施某回不得山了。公子可嫌這些銀錢。是不義之財麼。要知道俺們掙錢的來處。自有道理。世上不論賣買商賈。有多少來清去白的錢。誰是出娘胎帶了錢來的。還不是混着騙着麼。公子若不收這銀兩時。小人只得不回山。顧洪勳道。不是不是。小可並無別意。既是施

兄如此說時。小可便收下一半。施良道。要收便全收了。金家兄妹吩咐。小人不能違命。顧洪勳道。施兄儘這般直性。一發使小可難堪。施良道。這不是多大銀錢。公子放下使用。我這裏自有盤纏。回山告知金家兄妹。得便再當來此探訪公子。顧洪勳聽施良一口不讓。只得叫顧福收了。施良方纔高興。顧洪勳道。多謝盛意。施兄回去。多多拜上金家兄妹。把話告知。施良道理會得。施良便問路府一切情形。顧洪勳據實告說一遍。一宿無話。次早。施良取過包裹起身。顧洪勳主僕送至門外。施良不許再送。當下拜別。自取路回陝西烏蓋山去了。不在話下。單說顧洪勳主僕。送施良去後。回入店中。不多時。駱府已是打轎來接。並派人來搬行李。顧福檢點完畢。交那來人挑了。跟在

顧洪勳轎後。到得駱府門前下轎。那人挑着行李先入來。顧洪勳入門。錢曉樓早在廳前等候。接入書房坐下。叫將行李。在書房旁耳房內安置下。並叫顧福歇在耳房後套房內。鋪下牀鋪。就近可以伏伺。一面有當差的端上茶來。顧洪勳便要與駱太太駱太成叔嫂請早安。錢曉樓道。二爺尙未起來哩。大太太處。我已叫王媽通知了。移時。王媽出來道。大太太吩咐。少爺在這裏住着。須和自家一般。休要拘禮。顧洪勳站起身。應聲是。與錢曉樓說些閑話。不多時。駱太成就起來。便至書房內。顧洪勳拜見罷。相讓坐下。駱太成滿面笑容。說道。自後大家都是一家人。切不可拘禮。有道是禮多少親近。反而不好。談了一會。便起身入內。顧洪勳送至門外。仍與錢曉樓談天。錢曉樓

道。小弟打算下月初一動身回鄉。顧洪勳道。今日已是月半了。這便是眼前的事了。因嘆道。晚生與先生方得親近。不想又要分別了。不知先生此去。還上北邊來麼。錢曉樓道。小弟在外飄蕩。已是五年了。家母年高。能得家中度日過去。也不想拋家離鄉。一句話提起顧洪勳心事。感嘆不已。錢曉樓會意。便把話來岔開了。自此顧洪勳住在駱府。每日與錢曉樓談古論今。賦詩讀書。各訴心事。甚是投己。錢曉樓宿處。便在顧洪勳對面一間房內。二人每談到四五更時分。還是興致勃勃。駱太成有時過來說笑。有時忙在外面。竟終日不見。時光容易。轉瞬半月。已屆錢曉樓回鄉之日。駱太太駱太成知情。留不住。先便與他拴束行李。也送些行贖。燭是顧洪勳最不忍分別。先一天。

邀了錢曉樓來西河沿酒館上饒別飲酒中間錢曉樓道小弟向日爲家貧就幕棄了正路功名到今日年已四旬依然窮無所歸吾兄少年豪氣才學不凡飛黃騰達自在意中千萬須要從正路拾取功名到那時青雲有路發揚一生志氣方纔得如心願小弟粗俗之言也是經歷過來素知吾兄秉承家教故敢一言顧洪勳道晚生謹受教看來這時勢也只得就南山捷徑錢曉樓道可不是呢衆人皆醉我獨醒亦自感痛苦二人談得心感意茫盡歡盡醉方回駱府次日錢曉樓起行辭別駱太太駱太成出駱府來顧洪勳早便預備相送挈帶顧福直送至京城五里以外錢曉樓一再催回方纔揮淚作別只見轆轤車塵錢曉樓自回江南太倉去了不提顧洪勳與顧福回

至駱府。心中多日不快。駱太成知顧洪勳寂寞。得空便來與他說些閒話。有時引去京城裏熱鬧所在遊逛。顧洪勳也很感激在心。轉眼一月有餘。已到端陽時節。這日晚飯過後。顧洪勳在書房裏看了一會書。心事上來。懶懶地回至臥房。沒晴打採的坐着。顧福在旁。捫着嘴兒打呵欠。顧洪勳看他年老。也覺可憐。說道。你去睡罷。又沒甚事。我還要停會兒方睡哩。顧福應聲是。漸便退入套房。驅除蚊子。放下帳子睡了。顧洪勳孤燈坐對。正思量前前後後一生心事。只聽得角兒門呀的一聲。有人走經花園來。原來顧洪勳住的所在。在書房左旁。正靠花園。本有一座月亮門可通。夜來便早拽上門了。那花園雖說是花園。也沒甚麼花兒。只是些小草閒花。又沒人去整理他。也衰

敗得久了。因此這月亮門便無人進出。那花園也不見常有人來往。只做婆子們洗衣晒衣的去處。當下顧洪勳聽得有人走從花園來。心下納罕。思量必是婆子忘了日間洗晒的衣裳了。此時記起。方來收拾。細聽却不是。那脚步聲來近。已來到月亮門外。只聽得低聲喚少爺。顧洪勳兀自一呆。見顧福已是睡熟。便起身提了燈盞。出門來。至月亮門旁。問誰。隔門女子聲音應道。是我。少爺。你便開一開門。顧洪勳閒嘗看了唐宋人筆記。還道是遇了狐鬼。及聽聲口。好似平日在花園裏與老婆子打渾的那二太太房中的丫嬛秋月。顧洪勳便問是秋月麼。秋月答道。正是太太吩咐。有事來這邊。少爺方便。與我開一開。顧洪勳不知端的。隨手把拴拔了。拽開了門。只見秋月手中

托着朱漆托盤。盤中兩碟子細菜。一壺酒。也有盅筷。便閃將入來。笑道。小太太爲是。明日是個端午節。生怕少爺客邊冷靜。叫我特把這酒菜送與少爺消悶。這是小太太親自烹調的。不比尋常。說着。自向顧洪勳房中來。顧洪勳只得跟來。秋月走入房中。放下托盤。又低聲笑問道。顧福睡了麼。顧洪勳只是發怔。不知所答。秋月把酒斟了一杯。指着顧洪勳笑道。傻子。教你吃酒。怎麼發呆了呢。說着。一把拖住。顧洪勳納在椅子上。一面捫着嘴兒儘笑。一溜烟跑出門外。至月亮門前。輕輕咳嗽了一聲。只見門動處。一個人影閃入來。投向房內。就燈下看時。不是別人。却是小太太潘紅玉。秋月這時便不見了。只見潘紅玉裊裊地走入來。瞟着眼兒笑道。少爺便吃這一杯酒罷。說着。

走近顧洪勳身邊。顧洪勳連忙退開。嚇得心頭七上八落。半晌方定。答道。姪婿在此。多蒙二太太照顧。這酒菜萬不敢當。夜來多有不便。請二太太回步。潘紅玉笑道。也值得這般話。既是你感激我。你便依我。休要做聲。一面說。一面便把手來扶顧洪勳。說道。比來時更豐滿了。顧洪勳急忙退開。噤得不知高低。待要叫顧福。又怕丟人。正沒做道理時。這聽得二門上叫道。二老爺回來了。快掌燈來。接一接。一句話嚇得潘紅玉冷水灌頂。面如土色。畢竟看潘紅玉如何勾當。且聽五十七回分解。

顧洪勳名門之後。家風重氣節。而一出行。乃遇盜以贈金。遇滬婦以送情。乃至禍出意外。不能自白。作者蓋深慨乎世路之險。

其潔身自好而爲完人者難矣。

然盜之遺金。雖夾有兒女之情。實有英雄之義。而浪婦之送情相逼。則使顧洪勳有不得受冤抑者。豈其罪乎。惟顧生於是時。已棄其家教。而轉意於功名之途。此猶時勢之所逼。深知難乎爲高士也。

第五十七回

暗使計秋月送酒 漫設詞浪婦行權

話說潘紅玉正在書房內。與顧洪勳牽纏。忽聽得二門上報說二老爺回來。不由吃了一驚。慌忙退出。那秋月原在月亮門前把風。聽得叫聲。飛也似的跑入來。氣喘喘地叫道。快走快走。兩個一扶一抓。竄到月亮門邊。潘紅玉猛可省悟。那托盤上酒菜。不曾帶回。催着秋月取去。秋月回身竄將入來。恰巧顧福被二門上打雜的叫醒。看顧洪勳房中燈盞未滅。又聽得有人逃奔。托地跳起身來看戲。正和秋月撞個滿懷。兩下都嚇得發跳。秋月急忙抓着托盤便走。冷不妨心慌。

脚底滑了。只叫得哎呀一聲。溜倒在地。盡把那托盤上酒壺碟子盞篲。倒得四散。顧福摸不着頭腦。便跳將出來。被顧洪勳一把拖住。搖手叫勿做聲。秋月死命掙扎起。亂雜雜地暗中摸着碎碟子。和那托盤。再也尋不着那酒壺。口裏但叫阿噴。潘紅玉在月亮門前。只叫的苦。咬着牙齒罵道。倒路死的小娼婦。還不快進來。秋月只得踉踉跟跟走前來。潘紅玉死勁拖了秋月。兩個飛風一般。跑向內院子。竄入角兒門。穿過甬道。便是廚房。只聽得脚步聲。駱太成醉吼吼地。由當差的扶着。入內院來。潘紅玉定了定心。攜着秋月來廚房內。把托盤碟子都放下了。一溜烟繞轉邊門。來至扶梯邊。潘紅玉叫道。二老爺回來了麼。駱太成含糊笑道。回來了。好酒好酒。你來接一接。潘紅玉

尋思。天幸今日這老頭吃醉了回來。却好打主意說話。潘紅玉便應道。便爲是聽得你回來了。我和秋月來接你呢。說着。當差的已扶着駱太成入屏門。正來到扶梯邊。駱大成呵呵大笑道。好酒好酒。你們爲甚麼還不睡呢。潘紅玉道。是呢。便等你哩。一面接扶駱太成。一面吩咐當差的。謹把門戶拴上去睡了。當差的答應退出。秋月接過風燈。打前上扶梯。潘紅玉扶着駱太成慢慢走來。踏上扶梯。轉至房門前。潘紅玉先便叫道。怎麼房內燈兒被風吹了。懶鴉頭好不當心。快去點來。秋月忍不住笑。就燈籠裏取過火。把桌上燈盞點了。潘紅玉扶着駱太成入坐。來至床邊。一面與他脫長衫。一面笑啐道。教你在外面少喝酒。又喝得似死田鷄一般。却不是自己傷身體。後半夜又

是我晦氣。駱太成嬉皮獺臉的。笑道。我的好太太。你便晦氣煞。總是你的便宜多。說着。忽地拖住潘紅玉滾在床上。亂捻亂摸起來。惹得潘紅玉死命啐道。該死的老妖精。可不是發了花顛瘋了。這大的婬。嫖在跟前。做出這等樣兒來。停歇我要你的命。駱太成只是嬉嬉地。傻笑。潘紅玉硬把駱太成翻過身。將衣服都剝了。換了。駱太成只是口裏嚷着好酒。沒半個時辰。呼呼地似豬獠一般睡去了。潘紅玉方纔放了心。拉過秋月在窗前。說些話。叫將廚房內托盤碟子都收拾了。休要與人見了生疑。秋月低聲兒道。這倒不要緊。只是那酒壺滾在那裏。再也摸不着。虛篋也沒了。可怎麼好。潘紅玉聽說吃了大驚。罵道。小娼婦。怎不尋他來。這可怎麼好。秋月道。便是被你催得緊了。

我也昏了。那處似陰司間一般。又沒些燈光照着。定是滾得遠了。潘紅玉道。這時月亮門關上。又不好去得。只好再理會。你且去廚房裏收拾好。秋月聽着。悄悄地點着燈籠。下樓來。收過托盤碟子等。把門戶都照看了。方回上房。潘紅玉只怕駱太成覺得。便叫秋月睡了。自己也就登床安歇。且說顧福。眼見秋月急忙忙逃走。撇了托盤酒菜。逃得如此慌張。又見月亮門前好似有人等着。夜來鬧這玩意。情知有蹊蹺。再看顧洪勳時。面龐兒忽紅忽白。十分情慌模樣。顧福言在口邊。只不敢發。移時。顧洪勳叫近身來。細說道。我這裏住不得了。顧福忙問怎地。顧洪勳嘆氣道。合是我的命中駁雜。有法難解。顧福越疑。瞪着眼待問不問。顧洪勳道。你道來的是誰。便是這裏的主子。本

不當和你說。却因我一時想不穩。只得和你且商量。隨將潘紅玉秋月一番行徑。都與顧福說了備細。顧福吃驚不小。尋思半晌。說道。老奴看來。既有此心。恐有後禍。不若公子辭了駱二爺便行。顧洪勳道。我也這般想。只是如何說話。顧福道。公子斟酌。老奴不敢多嘴。若照老奴意思。簡直與他說了。也不妨。顧洪勳道。這如何使得。壞人名節。毀人家園。豈是我等所爲。顧福不敢多話。顧洪勳道。依我還不若借個由兒。辭了二爺。遷往別處居住。二爺倘有話問時。只說在外面遇了朋友。一處住了。這樣方是對人對己之道。顧福道。公子說得是。方纔那丫頭撇下了酒器。老奴聽得倒在地。且去收拾了。明日二爺來時。若被瞧見。倒不好說話。顧洪勳道。我却忘了。快去收拾穩便。主

僕二人起身提燈來地上照看時一把酒壺一隻筋還有些碎碗片。顧福都拾起來。做一包兒包了。顧洪勳道。却去那裏丟了便妥。顧福道。老奴自藏起來。且不要丟他。顧洪勳也不言語。原來顧福只怕那婆娘惱羞成怒。反過來咬一口。却好把這酒器做證。因此藏下。當下僕二人入房來。又商量些話。即便宿歇。次日端午。駱太成便早起來。顧洪勳依例前去拜節。再去請太太。太太二太太時。都說免了。不敢當。顧洪勳回至書房。思量今日是端節。只得待到明日着顧福去外面尋了房屋移居。想想又怕駱太太駱太成多疑。心中甚是不悅。向午。駱太成設下家宴。陪顧洪勳吃酒。酒罷。二人來至書房內談些世故人情。約過了一個多時辰。只見秋月托着那托盤。盤中兩隻碟子。

一壺酒。一雙盅。恭恭敬敬捧與顧福。說道：「二太太吩咐。今日是端節。請少爺吃杯雄黃酒。解除五毒。特叫送來。」顧洪勳聽說。兀自一怔。連忙起身道謝。顧福接取端上來。顧洪勳一打看時。那酒菜竟與夜來一式無二。駱太成也笑吟吟走將過來。看了一看。心道：「畢竟我這太太會做人。當下顧福又謝了秋月。秋月見了駱太成。便道：「二太太正要請二老爺。有話說咧。」駱太成道：「甚麼事。停刻再說罷。你便與我拿一副盅。我在這裏陪顧少爺吃杯酒也好。」秋月答應去了。移時取了盅。又提了兩樣菜。一壺酒來。交與顧福。端在桌上。二人對坐飲酒。駱太成甚是得意。顧洪勳心中七上八落。一面與駱太成說話。一面暗下思量。這是甚麼玩意。難道他昨夜一回事。過意不去。特

把這個來掩飾的麼。也許昨夜本是一番心。我却把他誤會了。想想又不是。却被這一來。倒不好意思提出移居的話來。便是顧福也弄得摸不着頭腦。主僕二人。心下思疑。那駱太成只顧興高采烈。勸顧洪勳喝酒。又叫添酒。二人吃得夕陽西下方罷。顧福便把酒盞收拾了。駱太成有些醉意。自入內院去歇。來至上房。潘紅玉笑道。你這人好沒分曉。我爲的那小子離鄉背井。無依無靠。到來我家。今日是個節氣。生怕他心裏不自在。與他湊些熱鬧。也見得我們待人的道理。你怎樣與他爭吃着。這一點點酒菜。穀得你們兩個吃麼。你若早要如此時。我就不是這麼安排了。何不進來說一聲。駱太成笑道。我的太太。你也忒細心了。這怕甚麼。咱們又不是小孩兒。爭多爭少的。你

教秋月叫我。却爲的何事。潘紅玉道。咳咳。你着實不如秋月的聰明。秋月爲是端了酒去。見你在那裏。只說我叫你。便是要你出來。駱太成搖頭笑道。不妨不妨。兩個說了一陣。潘紅玉自肚裏明白。想道。今番可沒有我的干礙了。原來潘紅玉夜來做了虧心之事。被秋月撤下酒壺。丟碎碟子在那裏。老大不放心。因此特地乘駱太成在書房時。當面送去。要使他看見。心內早安排下一計。衆人那裏知道。且說顧氏主僕。自從這一次後。只道潘紅玉暗陪小心。看看駱太成相待情形。一時也說不出移居的話。只得權且住下。過了半月光景。忽一日。潘紅玉狠狠地與駱太成道。你便與我另租房屋居住。我在這裏住不得了。駱太成大喫一驚。瞪着眼。急問誰欺侮你。潘紅玉道。不必

多說。你只與我搬出外面去住。是了。駱太成越發急道。沒來由。你要搬出去住。不是見鬼。難道你與我嫂子便合不來。潘紅玉搖頭道。不是。駱太成催急道。你儘管說。潘紅玉氣憤憤地。半晌說道。便是端午那天。我叫秋月送酒菜與那小子。這也是做長輩的道理。不想那小子起了壞心。第二天。我問秋月。那酒壺碟子取來沒有。那是上好的江西磁。秋月答道。不曾。顧福也沒送入來。我當時還埋怨秋月。你這小妮子。不懂道理。他是在我家做客。理應你去取來。我便吩咐秋月去。誰知秋月去書房裏時。那小子便調笑道。酒器都在這裏。你要取去時。我須許不得。秋月答道。二太太叫我來取。那小子道。你便叫二太太來。秋月見話不是頭路。返身待走。那小子方把托盤托出來。秋

月正待取了要走。那小子却又奪住。二人掙扎起來。他便來摸秋月胸部。秋月一失手。托盤落在地上。把碟子都打碎了。酒壺也滾了遠去。秋月只拾得托盤盞篋回來。嚇得發哭。我便囑咐他不許做聲。留下的破碟子酒壺也不用去取了。回頭二老爺得知了。反惹得淘氣。須於那小子面皮不好看。並囑他從此不准入書房裏去。這也罷了。那知前天晚上。我和秋月在花園內納涼。那廝悄悄地拔出月亮門。走入花園來。匿在假山背後。等我兩個走過去的時候。他便閃將出來。倒把我兩個嚇了一大跳。我急忙退後。他便嬉皮癩臉的道。今夜好天氣。可去書房裏玩玩。我便說道。你是讀書公子。自應明白道理。如何說出這話來。他也不說。只顧走近來。對我癡笑。我便叫秋月返

身待走。他却趕上來攔住我們。口裏說些亂話。我知道不對。不由的喊聲有賊。他方纔放手逃去。這廝行徑不端。日後三言四語。免不得鬧出事來。不如把我搬去外面居住了。讓了他們爲是。駱太成聽說罷。大叫一聲。喝罵道。畜生如此無禮。潘紅玉連連捫住駱太成的嘴。安慰道。你休氣苦。有道是家醜不外揚。不可如此。且慢慢計較。不知五十駱太成如何回答。且聽五十八回分解。

此回爲姦正諸人合作一傳。寫各方心事。各有所宗。涉筆入細。不落窠臼。

以顧氏主僕心地之忠厚。益見浪婦施技之毒。雖非愚駭粗狂。如駱太成。亦鮮不入其玄中矣。

隨筆以秋月失手擲落酒器一事。翻出波瀾。試思欲取回遺下之殘器。勢固不可。令其在顧福處。又惴惴焉不安。於是有一二次白日送酒之自然法。所謂將欲取之。必先與之。處世之難。往往如此。君子所以慎於接物也。

第五十八回

顧洪勳寂寞出駱府 白望天慷慨遇賓館

話說駱太成聽了潘紅玉一番言語。氣得雙眉直豎。口中叫罵。潘紅玉連忙止住。說道。你又來發牛性。這個話傳出來。須不好聽。只得且忍下。我早想與你說了。就怕你胡鬧。駱太成怒不可遏。咬着牙齒。譏道。這廝合當流落。我待他一片心。竟這般禽獸不如。潘紅玉道。真是知人知面不知心。我那日叫秋月送酒。也是一番好意。不想淘着這等冤枉氣。若不是我沒有主意時。你駱家也從此破敗了。駱太成被潘紅玉一勸一激。那裏忍得住氣。竟拍桌打撻大嚷起來。潘紅玉

初是生怕顧洪勳吐出實情來。因此設計先發制人。及見駱太成如此大怒。心想不若借此攆了他走也好。省得大房母女兩個哭哭啼啼的。老是在此住着。潘紅玉心中甚是得意。便一面勸說駱大成。一面吩咐秋月。快將酒來與二老爺消悶。秋月答應一聲。登時安排酒菜端上來。這當兒正是晚飯時候。大家見秋月拿酒菜上去。都覺納罕。便問怎地。秋月繃着眉頭。一言不發。衆人料得有事。駱太太在房內。聽得駱太成在樓上叫罵。便走向隔房窗前來聽時。也聽不懂罵的甚事。只覺駱太成怒氣吼吼。鬧得非同小可。待秋月拿上酒來。潘紅玉斟好酒。勸駱太成連飲了三五杯。這酒不飲猶可。一飲時。越發使性大鬧。不留餘地。全把話罵將出來。駱太太雖聽得有幾分牽到。

自己身上。到底不明白。便整整衣裳。走將過來。到得潘紅玉房前。秋月便叫道。太太來了。潘紅玉連忙起迎。只見駱太成一面喝酒。一面胡謔。駱太太道。二叔爲的何事。却這般喪氣。駱太成道。嫂子。只要是一個人。是爹娘生養的。今日可不能不氣。潘紅玉一面請駱太太坐。一面扯住駱太成。叫不要提了。一面又對駱太太道。他吃醉酒了。大嫂休聽他。駱太太連問怎地。駱太成道。嫂子不要見怪。依我之見。趕緊把志英姪女另行許配。免得他嫁了禽獸一般的人。日後兀自喫苦。潘紅玉連罵該死該死。你昏了麼。駱太成那裏聽見。駱太太方知是爲顧洪勳淘氣。便道。二叔休氣苦。皆因你大哥死了。丟下我母女兩口兒。如今害了二叔。究竟爲的甚麼。二叔且說。駱太成跳腳跳手。

的指着自已面孔道。要說出來。我這個屁股見不了人。你嫂子也不見得有威光。潘紅玉喝道。你說話須有高低。大嫂子跟前。你這般七亂八糟的算甚麼。駱太太道。二太太到底爲的何事。你就告訴我罷。潘紅玉道。大嫂子。你也曉得他的性子。胡鬧就是了。說他甚麼。駱太太急着追問。潘紅玉那裏便肯說出來。駱太成道。你便與嫂子說了。也好使嫂子明白。潘紅玉方纔原原本本說了一片。氣得駱太太兩眼發白。說道。罷罷。我的命裏該苦。這畜生原來如此不成人。如何容得他在這裏住。說着。起身。早是眼淚汪汪的。走向自己房中。看時。女兒志英已哭得似淚人兒一般。原來志英也就探聽得全明白了。母女兩個。相抱大哭。半晌。駱太太叫過王媽。吩咐道。你去與顧福說。請

他家少爺自去別處居住。這裏不是我家。多有不便。他若功名成就時。來娶親。不成就時。休來見我。王媽領命。來至書房內。叫出顧福至外間。把話傳過。顧福問道。此是大太太之命。二老爺却如何說。王媽道。你們在外不知。裏面鬧得不了。顧福心內明白。想道。果然有這一日。也不慌忙。與王媽道。你且坐。我入去與公子說了。給你回話去。顧福入來。並不與顧洪勳說。却去自己床下。取出那夜秋月留下的酒壺破碟子一包。出來與王媽道。公子領命。明日便行。此是端午前一夜。秋月陪同二太太敲開月亮門送來的酒食。公子不受。當時二老爺回來。秋月忙了手脚打破的。第二日却又送來。多承二太太的情。公子在此叨擾了多日。甚是不當。此物理應歸還。上覆大太太。把話

告明便是。玉媽應着。接取那包兒。入來見駱太太。回過話。駱太太聽了不懂。重問一遍。把開那包兒看時。却是一把酒壺。一隻筷。其餘都是碎碗片。駱太太看了發怔。自尋思道。若還是顧小子調笑秋月。奪下這碗盞時。顧福也不取出來了。這當中別有緣故。方纔悟過來。再問玉媽。也不知別情。駱太太仍把那酒盞包好了。放在一邊。重想一會。自念道。這小子秉承家教。端正讀書。又在客邊。身遭魔難。斷無是理。駱太太想想。便又哭了。只得萬事聽天由命。不了而了。母女兩個。哭了一夜。再說顧福送玉媽去後。入來與顧洪勳道。大太太適纔打發玉媽來。教我們速離此間。明日只得走了。顧洪勳喫了一驚。顧福便將玉媽來言。傳了一遍。又把自己取出酒壺碟子送去的話。也說

了。顧洪勳聽說罷，怒道：「你這人好沒分曉，爲甚與他一般見識。雖則我受了冤屈，合是我命裏所遭，你今將那酒器送去，把話說了，却不是污了他的名節，害拆人家夫妻。這不是顧戀我，倒是與我作對了。」顧福打恭說道：「老奴不是不知，公子受冤屈事小，那賂太太駱小姐，少不得因此被人奚落，婦女們心窄，一時想不過來，倘有意外，豈不是因公子之過。老奴不得不將話說了，好使大太太明白。不是不知公子處。」顧洪勳點頭，默默無話，一陣傷心，不覺吊下淚來，嘆道：「大丈夫依人籬下，先自有八分短處。待說何來。當下吩咐顧福收拾行李，連夜拴束畢，主僕二人，心事上來，那裏睡得熟，朦了一晷。早是天明，二人起來，草草盥漱罷，顧洪勳命顧福通知賂太太成賂太太告辭。」

正待要行。只見王媽悄悄地來道。太太吩咐。少爺的事。太太都知道了。少爺好生上路。現備下白銀二十兩。權與少爺動用。太太并說道。務請少爺刻苦用功。勤學向上。若有使人。千萬給個信兒。顧洪勳拜謝道。太太之命。小人都已謹領。這銀兩却不敢收。小人現且有的使用。便是沒有時。也不勞太太費心。小人一切當心。不勞太太掛念。說罷。叫顧福跟同王媽入去告辭。顧福與王媽來至內廳前。顧福站住。王媽先回過駱太成。轉至潘紅玉房內。要稟明駱太成。秋月出來道。二老爺二太太正好睡哩。還講甚麼道理。請他方便是了。王媽答應出來。再至駱太太處。駱太太流淚道。我也無話說。囑咐顧福好生伏伺。少爺便是。你便去送一送。王媽應命。出至廳前。告知顧福。二人

仍回至書房內。稟明顧洪勳。顧洪勳吩咐顧福將出十兩白銀與王媽道。我來此多日。多得你們好照顧。這些銀兩與我發付了你們衆人。休要嫌少。王媽千恩萬謝。駱府男女用人。聽得有下轎。都來幫同顧福照料。顧福挑了行李。顧洪勳在後。出得駱府。衆男女用人相送至門外。顧洪勳作別衆人行來。與顧福道。我們且去就近找一處客店歇下。却再理會。二人走了好些路。顧福挑得乏力。只見當街一座客店。前面店小二叫道。客官要投店麼。顧洪勳道。却好。抬頭看時。市招上寫着迎賓館。店小二引二人入來。看下房間。安排了行李。取過面湯洗了。喫些點心。顧洪勳嘆道。今日若不是施良留下那金銀。我二人立刻便在這里流落了。人世間却是錢財活得人來。說着嘆息。

不已。顧福便把話來安慰勸住了。主僕二人住了一日。胸中甚是悶悶。次早起來。天尙未明。顧洪勳被夜來蚊子咬得苦。趁早便出房來解氣悶。只見對房一個客人。立在門邊。正在盥漱。看那人時。二十多年紀。眉目清秀。骨格英挺。凜凜一表。洵洵儒雅。不是北方人模樣。很像個大家子弟。顧洪勳心想道。這店中的住客。倒是上等人多。那人只把眼打量顧洪勳。很像要招呼的樣子。顧洪勳也趁勢點頭。那人便拱手道。尊兄早好。顧洪勳忙道。夜來被蚊子擾得苦。睡不得好覺。因此起來早。足下也早哩。說着。便踱將過來。那人也笑吟吟跨出門來相接。拱手道。尊兄貴姓。府居何處。顧洪勳具告姓氏里族。轉問那人。那人道。小弟姓白。名望天。甘肅蘭州人氏。來京訪友。乘便逛逛。

帝皇之都。不知尊兄何因至此。顧洪勳道。小弟也是爲訪友到此。並無他事。白望天道。且請尊兄移步。裏面談談。顧洪勳依言入來。看白望天房內。也不帶用人。也無甚行裝。二人分次坐下。白望天叫店小二泡上一壺茶。二人先談些通常世故。漸便說到文字。談得十分投機。約有半個多時辰。顧福過來。問少爺喫些甚麼。白望天道。我已吩咐小二安排了。顧洪勳連忙道。那有此理。白兄喜喫的甚麼。我叫他去市上買來。白望天道。不是一樣麼。說着。店小二已端上酒來。幾樣時菜。和上等點心。擺了滿滿一桌。顧洪勳道。白兄太客氣了。買這許多酒菜。幹甚麼。小弟早上也不喫酒。白望天道。胡亂喫些。不妨。顧洪勳尋思。不會見他和小二說話。也不知怎時吩咐下。當下也不客氣。

二人就此對酌起來。說到性情志氣。無一件不合。顧洪勳甚是歡喜。一時喫畢。白望天便叫顧福來喫了。留餘的都與了小二。顧洪勳道。午間小弟請白兄去市上沽飲數杯如何。白望天道最好。顧氏主僕辭別出來。回至房中。不多時。白望天便走過來。說道。客地孤單太寂寞了。難得與顧兄談談。得益不少。顧洪勳連忙起身迎入。請上首坐下。白望天道。俺們雖是萍水相逢。却是性情契合。顧兄既以小弟爲朋友。大家不必客氣。顧洪勳道。是小弟有幸遇了白兄。也不負此一住。二人坐下。談了一會。顧洪勳道。時候不早。俺們便去市上喫些酒飯。白望天道。顧兄在這裡也很熟麼。顧洪勳道。却是人地生疏。並且不知道路。白望天道。如此小弟可以陪引。顧洪勳道。真個難得。二

人跨出門來。顧福隨後。顧洪勳道。你不要去了。在此守候。便叫小二買些飯喫。白望天道。一路去也好。這店中。小弟很是熟悉。但有甚麼交與小二便妥。店小二見二人出行。早迎上來。白望天吩咐將顧大爺房中行李。好生照料。俺們出外去喫酒飯。小二聲聲答應。二人隨帶顧福出門來。走絆熱鬧之處。白望天都指與說顧洪勳說。聽一面說話。一面走。來至一座大酒樓。市招橫匾寫道。《滿江春》。白望天道。這是四川菜館。俺們就此小飲如何。顧洪勳道。最好。三人入來。酒保接進。跟在白望天身邊打話。請入閣兒上。靠清淨座頭坐下。酒保引顧福却去別處喫了。也不問點菜。早將上等酒肴陸續端來。也不計其數。二人喫得暢快。興盡方已。顧洪勳便叫顧福還了酒資。酒保道。

白大爺早付了。顧洪勳跳起身道。豈有此理。白兄如何竟忘約。今日曾訂下是小弟東道。如此不是道理。便叫顧福快與我付了。白望天道。且住。你聽我說。不知白望天說出甚言語來。且聽五十九回分解。顧氏主僕不安於駱家。而至客店。其路絕矣。忽接入白望天其人。所謂柳暗花明又一村也。

顧福老成。通理達變。顧洪勳仁厚中正。雖冤莫伸。而直道無虧。駱太太處此事變。難於進退。措置亦甚適當。此皆作者落筆不苟之處也。尤於紅玉。淡淡寫來。洞見此婦之居心。所以表駱太太成之爲人。聲色行動。躍躍紙上。

第五十九回

駱志英投環殉慈母 端福隆見色起禍心

話說白望天與顧洪勳道。顧兄。你聽我說。俺們既夠得上做朋友。不分彼此。你我都是一樣。卽是說你要請我時。俺們也不止這一日的事。如今且由我作東道。顧洪勳聽說。只得罷了。三人起身。出店來。酒保接着。問白大爺今晚要備甚麼酒席麼。白望天道。却再說。顧洪勳忙道。要要。你便與我定下。就是白望天道。晚上俺們且去闖菜館吃。明日再來如何。顧洪勳只得道。也好。三人回至客店。各歸自己房內。歇了一會。早是向晚時分。顧洪勳便起身。走至白望天處。說道。今晚

那裏沽飲。白兄做主。白望天道。小弟奉陪。再引顧兄去福建菜館試一試口味。顧洪勳道。可是白兄再不得客氣。晚上準是小弟東道。白望天笑道。好好。二人說些閒話。帶了顧福。又來市上。走了好些路。却比那滿江春的所在更遠了。只見一座酒樓。白粉牆。碧油門。門旁兩支高燈。點得通明。三人入來。一路酒保司役。都與白望天打話招呼。甚是廝熟。引至樓上雅座坐下。顧洪勳問白望天吃些甚麼。白望天回頭與酒保道。盡將好的來。酒保答應一聲。飛也似下樓去了。移時。端上酒來。皆是顧洪勳向日不曾上口的。早舖得滿滿一桌了。顧洪勳先便吩咐顧福去櫃上交下錢。免得白望天又來會鈔。這時顧福下來。去身邊掏出五兩金子。交與櫃上。說道。樓座顧爺交下。先教收

賬。掌櫃的慌忙立起身。笑答道。白大爺都把酒資算了。小人不敢收。請你先上覆主人。顧福道。今日是咱們公子請白大爺的。你便收了。却再理會。掌櫃的道。白大爺沒話吩咐。小人怎敢。顧福只得上來。告明顧洪勳。顧洪勳道。你看白兄。這般相待時。却不是把小弟做外人。白望天笑道。區區酒肉。何足道哉。現是小弟陪引來此。理當歸我。過日竟由顧兄做主。小弟決不客氣。顧洪勳見他如此說。只得笑着點頭。當下二人吃得盡致。酒罷出來。已是黃昏人靜時候了。那酒樓掌櫃的便叫僱了轎子。送二人回店。顧福打起燈籠隨來。當晚無話。次日。白望天又來邀顧洪勳遊逛京都名勝之地。一連數日。皆是晏飲。到處都有與白望天廝熟的。一般與在酒館上招呼。不見他付甚麼。

錢。便有人與他安排的。顧洪勳休想會鈔一次。盡是白望天的東道。顧洪勳心內思疑。很是不安。一日與白望天道。承白兄看重。認做朋友。連日攪擾。却不教小弟担些分兒。雖些銀錢小事。畢竟禮數不應如此。也不是處常之道。白望天笑道。不是這麼說。那等去處。小弟都相熟識。自然是由小弟盡禮了。既然顧兄說得如此。自後便聽顧兄做主如何。顧洪勳道。這個也不過盡小弟一片心是了。白望天道。如今且不談這等瑣話。我倒有一言。冒昧要問顧兄。顧兄來此。究爲的何事。連日看顧兄一似有事在心。莫不是受了甚麼委屈。也可說得麼。顧洪勳被問。心內一怔。不由的嘆氣道。承白兄相愛。有何話不可說。只是這等事過去罷了。說他甚麼。言下甚是懊喪。白望天道。小弟

很知顧兄正直自守。必是有甚麼不白之冤。但說何妨。顧洪勳道。皆因小弟命中駁雜。合遭兇險。其實也無甚干礙。便將自己離家投親。被陷出來一番情形。略說一遍。白望天道。我知道了。顧兄雖受冤屈。無傷大雅。大丈夫處世。俯不愧於地。仰不忤於天。世間是非不作準。只看大道問如何。顧洪勳道。小弟何嘗不作如是想。却是俯仰身世。自愧不能立身安命。只落得飄流異地。受盡播弄。人非木石。誰能遣此。白望天道。不然。以顧兄才華。真是取功名如拾草芥耳。要知功成名立。也看不慣那等熱鬧人情。有甚麼賞心悅目之處。只不過騙自己。騙人。比那貧窮時候見的光景模糊好看。也就一時間的心閑身閑。是了。依我看來。世間萬事都是假的。若作真的看。便是笨人。若作

假的看。便是苦人。最快樂的。惟有我行我是。這一段話。說得顧洪勳五體投地。自此二人一發知己。每日取酒行樂。不拘形骸。倒解了顧洪勳許多憂悶之處。不在話下。且說駱太太自從願洪勳去後。心中無限悲傷。又說不出種種苦楚。當日便問王媽。他主僕二人。究投那處安身。王媽回說。只見他由東而行。聽說是投客店去也。駱太太道。我當時也昏了。不把言語交代你。你若隨後跟去。看看他們投寓何處。再來報我。也好使人道聽。於今不知落那個去處。王媽聽說。也是懊悔。駱太太便暗底吩咐王媽察探。不時間與女兒志英說着。便流淚。那潘紅玉有意要把駱太太母女兩個攆去。平常駱太太在家時。也悶不做聲。但等駱太太一出門。便罵猪打狗。比上比下。鬧得天昏

地黑言語中夾着些尖刺刺的話。無非是怨着他娘兒兩個。又少不得提上顧洪勳的事兒。一句句說入骨髓。駱太太聽得如尖刀挽心一般。却又不好與他搶白。只得眼淚往肚裏落。情知駱太成當做潘紅玉是賢惠的。又不曾親見他所爲。自然不便與駱太成說。駱太成每吃過午飯出門。直到半夜方回。這時間便是潘紅玉潑罵譏嘲的當兒。每日如此。駱太太實受不了。待要移出去。可又是娘兒兩個無依無靠。思量起萬般傷心。一氣無出。漸便積鬱成病。那更有人看覷他。除了志英哭泣以外。跟前只是一個王媽。動不動便受秋月的作弄。病了多日。志英看看駱太成並不探問。自要與娘請大夫來瞧瞧。他娘道。我的病我自知道。只怕是不會好的了。却是苦了我兒。志

英哭泣道。母親一向忠厚待人。神明保佑。天可憐見。母親康健無恙。且請大夫來瞧瞧。駱太太道。你便要與我請大夫。也要稟明了你二叔。我們娘兒住在他家。他是個主子。不可僭上方。志英聽着娘話。等得將午。駱太太起來時候。便來告稟。駱太太吃驚道。大嫂有病多日。如何不早請大夫。快去請來瞧瞧。當下吩咐近身當差高陞去請張大夫來。志英心下稍慰。便回自己房中吩咐王媽伺候去了。這裏駱太太問潘紅玉道。大嫂害病多日。如何我一點不知。潘紅玉冷笑道。你道是甚麼病。一個人頭痛咳嗽。傷風受熱。是免不了的。有甚麼大了不得。也值得這般大驚小怪的麼。他若是真害病時。我還不與你說麼。橫豎不化着自己的錢。落得請張三請李四來瞧瞧的。駱太太

見潘紅玉不悅意。笑道：「他在我家做客。既來說到，也當與他請了大夫來瞧瞧。」方是道理。潘紅玉道：「誰說不請？你說你大嫂有病多日，一點不知，豈不是怪我不說麼？我須說與你聽。」駱太成道：「誰怪你來？」二人說了一會。駱太成吃過中飯，自往外面應酬去了。高陞請得張大夫來時，府中無人接待，只得由王媽引去駱太太房內診視。張大夫診畢出來，與王媽道：「這病根着實深了。如何不早醫治？」王媽嘆氣道：「便是哩。」老爺看來，這病可要緊麼？張大夫搖頭道：「只怕難了。」且吃一帖藥看。當時匆匆立下一方去了。王媽煎藥與駱太太服下。雖有些起色，只是胃口閉了，進不得飲食。王媽再想請張大夫來覆診，無人提話。志英也做不得主，重又告知駱太成。駱太成當面着急，背後被

潘紅玉三言兩語。怎放在心裏。誰與他去請醫。自此駱太太病勢日重。不過十日。嗚呼哀哉。駱太太去世了。駱大成這纔吃了一驚。慌忙走向隔房來看時。只聽得王媽怪叫一聲。連說不好。原來駱志英已在他娘床後吊死了。駱大成見了這般情形。倒慌了手脚。還虧王媽死命的把志英抱了下來。摸他胸口。還有些熱氣。急忙打開頭髮。取過解藥打救。一面與他按摩。忙得上下都沒入腳處。半日方見志英胸間鬆動。轉過一口氣來。衆人却喜救活了命。只得丟了死人。暫且不管。先來伏伺志英。忙了一夜。志英活過來。看了衆人。哭泣道。你們好意兒救活了我。却是害我。不如叫我跟了媽去了也罷了。衆人都爲嘆息。駱大成聽了道。志英姪女。咱們須不虧待你。爲甚麼靜死覓

活的。志英點頭搖手不語。天明衆人都過來駱太太房中。料理身後。所有衣衾棺木。自按次擺擋。不消細說。向晚均已舒齊。時當初秋。天氣似夏。屍身易壞。夜半卽行收殮。衆人也有與他可憐的。也有嘆息的。也有撇着嘴兒唧咕的。最是志英。重創之後。哭泣無淚。已是半死不活。收殮已畢。安靈設座。志英與王媽自在靈邊守候。王媽見他實實支撐不住了。勸道。姑娘去歇息罷。志英那裏肯依。氣喘喘地坐到天明。駱太成過來看了。也是不忍。自忖道。老大做官清正。向日仁厚。竟挨到這般田地。今日大嫂既在我家病沒。若不與他身後爭些光榮。也要給人家笑話。當下吩咐高陞王媽衆人等。凡是大太太喪葬應用之物。只管向市上相熟店鋪拿取。休要與我省錢。一面便請陰

陽先生擇日做法事開吊。衆人見駱太成着意辦理喪事。也就小心去做。志英心內稍慰。當日駱府分發訃聞。與遠近至親好友。到了開吊這日。門前車龍馬水。甚是熱鬧。一時賓客擠擠滿堂。駱太成親自招接。自肚裏尋思。這等排場。也不枉了大嫂子來我家這一遭。心內甚是快活。當下衆賓客都去靈前吊孝。駱家並無子息姪輩。只得由志英在靈帳內跪伏答謝。外面自有駱太成回禮。移時禮畢。駱太成陪衆賓客來外廳飲酒。却待入座。只聽得報道。端老公大駕到來。駱太成大喜。慌忙回入裏面。換上袍套。出門迎接。恭恭敬敬迎那端老公入來。衆人看時。却是一個中年漢子。不到四十年紀。大家納罕。原來這人。乃是四皇子府中一個老管家端延那的兒子。名喚端福隆。

本是滿州鑲黃旗人。端延那死後。端福隆襲了父差。仍在四皇子府中當管家。因此人喚端老公。當下駱太成接進端福隆來。說與衆人知道。衆人也覺得駱太成手面不小。大家都有光榮。賓主敘禮罷。端福隆便要去靈前行禮。駱太成滿面笑容。說道。不敢。不敢。一面欠身讓端福隆入座。且飲酒。端福隆再三說先應叩靈。駱太成只得引入來。就靈前行儀罷。駱太成吩咐姪女志英。匍匐出帳。加禮叩謝。端福隆回禮過去。打邊一看。却見得半面。自肚裏詫異道。這人如何生得這般秀麗。當下禮罷。也就出來。誰知這一見。便惹起一番風波。欲知端的。且聽六十回分解。

潘紅玉心手之毒辣。隨處見之。此回一筆敘到駱太太死後。卽

一字不提。可知其不與於喪事也。

寫喪事自天明至向晚。均已舒齊。一日之間。豈能如此。當知其草草了事之狀。不言而喻。文筆何等細淨。

駱太成之排場。非有痛惜於寡嫂孤女。全爲自己爭門面。客來自謂得意。及聞端福隆。而衆客皆手舞足蹈。又可知駱府門庭。賓客如狗。

第六十回

向達善托勢說媒 駱志英聞變出走

話說端福隆來駱府吊孝。在靈前見了駱志英。披麻執杖。伏在地上。一時看不清是男或女。只見他生得好模樣。心下納罕。出來便問駱太成。令姪生得好品貌。今年多大年紀了。駱太成道。回老公的話。寒門不幸。大家兄亡於任所。並無後嗣。晚生也沒子息。這是舍姪女乳名志英的。因他尙知盡孝道。權代子職。不周到處。多望老公原諒。端福隆笑道。原來如此。咱看來也不像是男的。說話間。來到大廳上。端太成恭請端福隆上座。端福隆略與衆人周旋一會。也不多遜。便自

坐下。駱太成親自把壺敬酒。衆人中也有湊趣的。前來恭維端福隆。端福隆喝了三五杯酒。敍些不相干的話。便起身告辭。駱太成情知不能留步。慌忙起身候送。一面早吩咐高陞。將端福隆帶來的人都發了。衆賓客盡皆起立。端福隆略略點頭。與衆作別。駱太成恭送至門外。候他上轎後。跟隨人等一聲呼喝。蜂擁着去了。駱太成方回至廳上。與衆賓客打話。大家方纔多嘴多舌的都嚷起來了。數內有不明白端福隆來歷的。便問駱太成。駱太成笑道。當今皇上第四個皇子。諱做上胤下禎。新近勅封爲貝勒。當朝稱做禎貝勒。也喚四阿哥貝勒的。這端老公便是在貝勒爺府中。當做管家。原是世襲下來。這皇家的管家。便不比尋常。又是貝勒爺很親近的人。所有大小事

務都交給與他。不論內庭發下的各省督撫大員。陞辭之後。便到皇子府中。先要拜見這位端老公。方見得到那貝勒爺。道府州縣。休想說話。你們但看他帶來的人。都有頂戴。這不是皇族中人。那裏當得衆賓客聽說。都呆了。數內有人問道。駱太翁如何認得這位端老公。駱太成被這一問。吃雪也似涼快。顛頭播腦的笑道。兄弟平日多與此等名公來往應酬。也攪得熟了。不止一日。皆是晏會場中。大家廝認來。那人道。太翁既認得這位端老公。何不請他交下一個條子。却去外省謀個好缺。倒是穩便。駱太成道。兄弟也是這麼打算。只是在這京城裏住慣了。苦的地方。不高興去。小地方又犯不着。如心如意的缺分。不由你做主。因此就攔下。端老公前月承他的情。問起我的。

我也把這話回了。大約他與我留心也未見得。衆人聽駱太成這話。自是十分羨慕。大家飲酒中間。又說起駱太太身後。虧得駱太翁有手面的。雖是駱億翁在任身亡。也着實有光榮了。大家誇贊一番。說得駱太成興高采烈。直至未末時分。方始酒罷客散。過了數日。駱太成便將駱太太靈柩。移去會館裏停厝了。依舊有一類賓客送禮執儀。不待細表。却說端福隆自在駱府見了駱志英。又聽得駱太成一番話。回至家中。稍歇一會。卽去四皇子府中伺候。肚裏想道。這小娘們也生得俏麗了。只不知許了人家也未。便自念念不忘。原來端福隆自己本是兔崽子出身。却喜採花撩草。專會托勢飄蕩。人家都知道是四皇子親近的人。那敢撞他。以此端福隆看得心愛的。便做是自

己一般。一向如此。自從見了志英。暗中便自打算。恰巧次日。駱太成前來端福隆家中謝步。端福隆請入裏面。問起家境。駱太成却被那賓客們說得心熱。聽得話問。正好告說苦况。請求想法。謀個差使。端福隆點頭。漸便談到駱志英。如今令嫂死後。可怎麼處。也許了人家也未。駱太成道。先許了一個姓顧的。那時家兄在華陰縣任內。冒昧行事。不想這姓顧的不是人。曾來晚生家投託。晚生憐他一身無靠。收留在家。誰知那廝却做出種種不端之事。被晚生撵出去了。現在不知去向。端福隆問道。那姓顧的是何等樣人。駱太成少不得把顧洪勳家世略說一遍。端福隆道。這樣說來。他雖一時被你逐出去。只怕也走不遠。不久便要來投親的。駱太成道。諒來這廝也無面目上。

我門來。便是他挽了媒人持了婚帖來投我門時。晚生也定不許他。端福隆道。這話怎講。駱太成道。他這一個窮小子。養不得自身。難道舍姪女與他叫街討飯去不成。除非是他功名成就。却不知是那年那月。方得上我門來。端福隆顛頭道。說得是。駱太成這片話。却說到端福隆心苗。甚是對勁。便叫安排酒食。款待駱太成。一面並許與他謀事。駱太成五體投地。感激不盡。再三拜謝。辭別回家。過了三五日。這一天早晨。駱太成尙自高臥未起。聽得高陞報道。端老公派了人來。有話與二老爺說。駱太成叫快請客廳坐。一面連忙穿衣起來。自忖道。莫非有了差使。叫來通報。隨卽下樓。至大廳上看時。却是端福隆手下的伴夥。名喚向達善的。亦是素相熟的人。兩下相見。各敘禮

罷。駱太成便與端福隆請了安。說老公近日起居納福。向達善道很好。今日奉老公命。來與駱老爺商量一事。駱太成道。豈敢豈敢。不知有何吩咐。向達善道。端老公自從那日在府。見了令姪女。萬分愛慕。後來聽駱爺說起。曾許與顧姓。現已退婚。老公意思。想與駱爺扳了親事。不知尊意如何。駱太成聽說。呆了一呆。萬不料是這一回事。却悔前日把話說了一時。對答不來。遲疑說道。是端老公自己要麼。向達善道。原是什么呢。老公家私。駱爺是曉得的。他那大夫人。修心念佛。不出來了。第二第三兩個太太。先前是好的。近來也不合老公意思。駱太成道。這個我也知道。只是舍姪女脾氣乖張。只怕伺候不周。向達善道。老公並有言吩咐。府上原是世家。不敢輕辱。明媒正娶。都可尊

命。駱太成道。這事須與賤內商量一下。再當報命。向達善道。不差。駱爺自便。且與太太商量。小弟在此敬候回示。駱太成見向達善又不肯便走。只得起身道聲失陪。走入裏面。摸頭搔腦的老大沒做理會。到得上房。潘紅玉早就問道。客人走了麼。甚麼事清早來這里。駱太成道。萬想不到是這一回事。客人還在廳上坐咧。須聽你的示下。潘紅玉道。作怪。却不是來消遣我。駱太成一屁股坐在床邊。俯着身兒。低聲將向達善來意具說一遍。潘紅玉道。這個有甚麼不答應。你現下不會謀得事。再下去也是不了。全靠在那姓端的身上。你那位姪小姐動不動要尋死。那姓顧的也不見得有面皮上門來了。等他發達。又不知在甚麼朝代。且如這端老公。現是四皇子跟前親信的人。

天下有幾個皇子。有幾個親信的。休說大老婆小老婆。只要丈夫聽信便好。嫁得他。也不委屈的了。况且又得明媒正娶。有甚麼不答應。你若不答應。包你就有禍來。潘紅玉頭頭是道一段話。說得駱太成。匾匾伏。再沒話說。便起身道。我也是這般想。被你一說。一發有了主意。當時下撥。見了向達善。滿口應允。向達善笑道。府上太太着實有見識。如此好使小弟報命。端老公性急。小弟素知。明日當來納聘。不日就要成親。駱太成道。一概尊命。向達善甚是歡喜。也就起身告辭而去。駱太成回至上房。潘紅玉關照道。做便做了。我看那小娘子是個毒性的人。萬不可露風。只怕惹出事來。但得送上端府便休了。駱太成道。這個我也明白。囑咐高陞。休要亂講。次日。向達善又來。果然

納上聘禮。也有四五個隨從的人。駱太成置酒款待。叫高陞引那隨從人等去廳房廊屋吃酒。都有犒賞酒罷。向達善帶了隨從人自回。過了數日。端福隆揀定成親吉日。又差向達善來投帖。駱太成接去看時。相距只有二十多天了。說道如此迫促。怕來不及整備新裝罷。向達善道。端老公吩咐。府中樣樣都有。不勞費心。只要小姐隨身衣服便了。駱太成道。舍姪女新近喪母。身穿孝服。不肯便換。如何是好。向達善遲疑道。這個倒要取吉利。如何可以不換。駱太成道。小妮子脾氣不好。尋死覓活的不肯。我也奈何他不得。向達善道。小弟回去。告明老公。却再理會。二人商量一番。向達善方纔告別自去。駱太成吩咐上下。都瞞得鐵筒相似。不許傳說。一面與潘紅玉暗下商量。如

何安排志英。只待到期送將端府去。王媽看了府中情形。有些差異。暗自留心。也瞧料了五六分。這日黃昏過後。去廚房裏收拾盤碗完畢。時候晚了。正回上房來。手裏提了燈盞。却被一陣風吹熄了。想去高陞房內取個火。只見黑沉沉地。並沒有人。王媽不敢入去。在門外立了一會。只覺有人在內細聲兒說話。靜聽時。却是高陞秋月兩個。正在那裏氣喘喘地攪做一處。雲雨正濃。半晌方休。但聽得秋月道。你這人沒良心。小太太待你。算得好了。他若是這樣待二老爺時。二老爺着實要孝敬哩。這都在我的肚裏。高陞道。罷了。那天若是顧少爺如了你們的心願。早也把我攆出去了。還得有今日麼。秋月道。該死。該死。你這千刀萬剮的殺才。沒良心的賊種。你曉得麼。小太太要

把太太娘兒兩個攆出去。就是爲你呀。高陞道。怎麼爲我呢。秋月道。蠢奴還不是爲了他們礙眼。進來時早便與你說了。如今要把那志英送去。做端老公第四房姨太太。也就是爲巴結你。高陞道。好人見情得很。他走得快了。我們一發方便了。那王媽也是個好貨。須除了他。秋月道。咳。這個值得甚麼。王媽聽了。不由的捻把汗。想道。菩薩有眼。天幸今日不撞進去。險些兒性命都休。當時再不敢停留。輕輕地溜過來。連大氣兒也不敢出。暗地摸到樓上。直來志英房中坐下。半日喘息方定。志英看了不對。問道。王媽你撞着鬼了麼。王媽一連接手。叫勿做聲。撇着嘴道。停歇再說。志英會意。王媽仍把燈盞點着。出門來。故意說些不相干的話。去隔房門戶都照看了。聽得秋月已

是上樓都睡靜了。便來志英房內靠近坐下。如此如彼說了備細。志英聽得目瞪口呆。做聲不得。不覺淚如雨下。又不敢出聲。王媽道。小姐時不宜遲。快快想法。志英播翻身跪在王媽媽前。泣道。王媽救我。嚇得王媽攙攙扶迭。叫喚不得。說道。小姐折煞奴也。連忙扶起志英坐下。二人涕淚被面。噤做一堆。半晌。志英說道。我娘死後。早知有今日。却不道二叔家中。如此顛倒。如今有話也難說。媽媽伏伺我娘。好心待我母女。我都知道。媽媽好比我親生之母。不怕見笑。我父當日仍把我許與顧公子。今日不由我不做非禮之事。媽媽可憐我。救我一救。領我出門。我便討飯也要尋着他。死也做顧家的鬼。總不成被人糟蹋死了便休。說罷。淚如雨下。王媽道。小姐且住。我今日把話告

知你也只是三十六着。走爲上着。只是我和你兩個女流。在這深夜之中。人生地疏。如何去得。須好計議。志英顛頭道。媽媽與我做主。王媽道。要走便走得快。我想起來。從前我的老東家姓趙的。住在陶然亭畔。此去不遠。不如且投他家一避也好。二人商量一會。志英便收拾些金珠首飾之類。捲做一包。教王媽背了。吹熄燈兒。開出門來。兩人一扶一攬。輕輕地走下樓來。好在王媽路熟。走慣。衆人都睡得正穩。神不知。鬼不覺。兩人便打從後門閃將出來。洩開脚步。向西而行。走了一陣。志英早是氣喘乏力。正沒做道理時。忽地一人自街旁屋瓦劈空飛下。站在面前。嚇得兩人魂胆逍遙。做聲不得。欲知來者是誰。且聽六十一回分解。

敘駱家至此方敘明僕人高陞有姦淫主母丫鬻情事歸結上文一串到底妙在旁寫淡描不落墨處。

駱志英之殉母早知有今日安知不察高陞秋月紅玉之行也。特不出諸口耳。

顧氏有顧福駱大房有王媽駱二房又有高陞其人天爲之耶人爲之耶。世事皆如此何得一一爲之傳。

血海潮 第六十回



第六十一回

歐陽玉救亡入尼庵 駱太成失女鞭淫僕

話說駱志英與王媽連夜逃出駱府。想去南坪趙家投避。正行之間。冷不防街頭屋瓦上劈空飛下一人。嚇得二人魂靈出竅。倒在地上。做聲不得。看那人時。已是站在面前。喝道。你們夜來慌忙奔逃。做甚麼。着實說來。休要害怕。王媽聽那人聲口。却是個女子。心內稍安。便央告道。俺小姐被人強婚逼嫁。性命難保。因此逃將出來。想去趙官家躲避。並無不端之事。那人道。你們好大胆。這禁城之內。多少賊男女作姦爲非。却來深夜亂走。敢不怕遇了歹人。王媽細看那人。果是

個女的聽他言語。倒是好意。便扶起志英。說道。小姐。天可憐見。今日遇了救星。却告道。娘子搭救則個。那女的走近志英。打量一會。說道。你們且隨我來。二人感謝不盡。不慌不忙。跟那女的行來。原來那女的不是別人。便是前回血海潮書中所說歐陽飛天諱字一個玉字的那人。這時江湖上稱做歐陽大娘的。自從在蓋關東萬化剛門下。與呂豪萬小化呂四姑三人。學得劍成。當時呂四姑回家。呂豪往普陀山探看諸人。歐陽玉萬小化二人同走响嶼峯。投訪師母羅三娘。尋到那山峯上禹王殿後四維庵中。誰知羅三娘已歸道山。只留一個道婆。傳下羅三娘言語。說道。他日必有遠客前來尋訪。但囑他行善行義。休壞門風。便是生者得福。死者安心。道婆把話傳過。歐陽玉

感嘆不已。便問師母塔院在何處。道婆指說後山松樹下。歐陽玉與萬小化跟隨道婆來後山。至羅三娘堆骨去處。觸景生情。十分哀痛。當下祭掃一番。卽在庵中暫住。等候呂豪。不久。呂豪自普陀山趕到。告說山中諸人。自海島事業破敗。盡皆散失。只在鎮海遇了海潮生米宗風。挈帶甘鳳池。尋他叔叔甘傑。並告知海島上被清兵大肆殺戮。非常慘酷之事。歐陽玉萬小化聽了。不由憤火中燒。呂豪聞知羅三娘已死。自是一般傷心。痛哭哀號。如喪考妣。三人惟萬小化不甚相干。呂豪歐陽玉皆是羅三娘撫養教訓長大。真個是慈母恩師。非同尋常。二人追問道婆。說知羅三娘臨死情形。並無別話。呂豪歐陽玉道。我們若不聽師母之言。有壞門風。天地不容。萬小化也是感嘆。

不置。三人約定。遍遊天下。誓爲除暴安良。當日拜別道婆下山。萬小化自回徐州高井頭探看父親萬化剛去了。呂豪仍去尋訪那普陀山散失的衆英雄。歐陽玉先至南昌。會那小羅漢費綽。及到費家鑣店問時。誰知費佳亮也在家中一病死了。歐陽玉想道。我在高井頭前後不過四年。人事變遷。竟至如此。我等將後正不知怎樣。想罷也自嘆息。當下辭別費家鑣店出來。在南昌住了一夜。次日動身北上。一路遊山玩水。隨處安歇。並無一定之事。心中也就毫無掛礙。徑由湖北河南境界過來。無非察訪那官府善良強暴。有看不過的。隨時行事。不止一日。早來到北京城。但看那京城一派繁華。果然與衆不同。却值是清朝康熙皇帝起造宮殿修築城池時候。歐陽玉嘆道。如

此好城池。竟斷送於北方韃子之手。吳三桂真殺有餘辜。便在正陽門外。投下客店。白日裏閒遊街巷。夜來飛入禁城。隨意玩歇。倒是自在。這晚方自客店出來。思量去客中探看一會。正走之間。聽得前面有人趕來。歐陽玉托地只一躍。伏上屋瓦看時。却是志英王媽兩個。正慌忙沒做道理模樣。歐陽玉料知有蹊蹺。當時跳下街頭。問明二人。便叫一路跟來。同到客店。敲開店門。店小二吃了一驚。說道。娘子。不曾見你出來。怎麼却在店外。歐陽玉本自瓦上出入。及聽店小二這話。不由一怔。喝道。胡說。夜來早便出門了。你們自不留心。說着。引了駱志英王媽入來。店小二開了房門。剔亮油燈。拽上門戶。自去了。駱志英翻身便拜。歐陽玉連忙扶起。依次坐下。王媽放下包裹。也靠

近坐了。駱志英拜問歐陽玉姓氏。歐陽玉說過。隨問駱志英來由。駱志英從頭至尾。備說一遍。歐陽玉聽說罷。嘆道。此間竟有這等狠心的人。既是如此。小姐在這客店居住。不當穩便。今日店小二已有話說。了你那令叔府上。明日必然四下里找尋。若被店中人看出破綻。豈不倒累了小姐。二人聽說。果然不差。王媽道。最好是尋得顧少爺住處。便是。二老爺有人追來時。也有話說。只是一時間如何去尋。要麼只有去趙府躲避。再作道理。歐陽玉問趙府是怎樣一等人家。有何相關。王媽道。向是我的老東家。也是做官人家。端正是大門大戶的。那趙老爺趙少爺都待我不錯。歐陽玉搖頭道。不妥。雖是你的東家。量得有幾多情分。今日駱小姐這樣逃出家門。非同小可。又且有

那端福隆從中做主。越是做官人家胆越小。你們進去。明說不好。不說也不好。反而添得許多人知道。不是穩便去處。駱志英道。大娘這話。端的不差。王媽也道。這樣說來。却是去不得。怎生是好。歐陽玉道。我想起來。倒有這一個去處。也還使得。便是距南坪不遠。有座菩提庵。那庵中有個老尼。法號拜蓮。比先時我剛到京城。曾去逛過。多蒙他好意接待。言語獎勸。看他很是個誠實可靠的。不如且去他那裏一避。只說駱小姐是我親眷。引來庵中帶髮修行。拜他爲師。我一面再去探尋顧家公子。叫他相會。此計如何。王媽大喜道。大娘子真是女菩薩。想得好計策。這也罷了。駱志英起身叩謝道。天幸得遇大娘。若得此身在世。生死相報。歐陽玉攛住道。小姐休這般說。你便算是

我妹子去庵中不可與人見了破綻。事不宜遲。明日便行。我們且歇息罷。歐陽玉讓過駱志英。就一床和衣而臥。王媽靠在桌上自打盹。天半明時。三人都起。歐陽玉叫過店小二。把賬來算了。取過面湯。略梳洗罷。店小二問道。大娘子。這早晚却去那裏。歐陽玉道。俺們有事。將去天津府。自去外面僱車。趁早啓程。店小二也不多言。歐陽玉收拾包裹。提在手中。王媽也把包裹背了。三人一同出店。指向菩提庵行來。歐陽玉只怕有人跟着。時時留心。故意轉了兩個灣。走到菩提庵。天色大明。紅日初透。歐陽玉道。好了。跳出是非場。到來清淨門。早聽得鐘聲堂堂。正是庵中做早課。歐陽玉敲開門。只見一個小尼出來招接。歐陽玉道。求見老師太。小尼點頭。引入大殿旁客室坐下。

自去稟報。不多時。老尼拜蓮出來。見歐陽玉。合十笑道。大娘這清早。却自何來。歐陽玉道。特來拜候。說着。指駱志英道。爲是我的表妹。父母雙亡。家無依靠。看破紅塵。願歸佛門。帶髮修行。萬望慈悲收留。歐陽玉說罷。駱志英忙去拜蓮跟前跪下施禮。拜蓮受了半禮。扶起志英。相讓坐下。王媽站在志英旁邊。拜蓮備問一切。都由歐陽玉答話。拜蓮道。小姐具此心腸。老尼如何不方便。只是佛門清苦。須熬得住。纔是。駱志英道。任憑怎等辛苦。弟子自是情願。拜蓮道。如此便好。當下拜蓮吩咐香伙。都把佛座前香燭點起。先叫駱志英去各處拈香禮拜。留下三人。管待齋飯。三人在庵宿了一夜。次日。拜蓮就禪堂召庵中衆尼。與駱志英依例受戒。均照清規安排。只不剃髮。重教拈香。

禮拜並授佛經。早晚功課都指示了。卽命收拾一間淨房。與駱志英居住。王媽亦在跟前伏伺。駱志英方纔放心。感激歐陽玉不盡。歐陽玉又宿了一夜。看得都妥了。次日相別拜蓮志英。自走各處勾當。隨時查訪顧洪勳。不在話下。却說駱太成家。當晚高陞與秋月春風一度。便睡得似死狗一般。其餘婆子打雜的。皆因日間辛苦。夜來好睡。志英王媽輕悄出門。那裏察得。直到天明。廚房裏燒火婆子起來。叫聲阿呀。口裏罵道。該死該死。昨夜門也不關。拴也不拴。只怕着了賊了。高陞睡在床上。聽得這話。跳將起來。趕至廚下。喝問王媽呢。後門應他所管。只消問他。那婆子正在灶下生火。見是高陞。笑道。王媽這老東西還不起來哩。待我叫起來問他。說着。放下柴把。三步併做兩

步竄上樓來。看王媽睡處。那裏有人。直至志英房中。打一看時。半個人影也無。婆子着起慌來。叫聲不好。東竄西奔。尋了一會。下面高陞問怎地了。婆子連聲叫苦。奔下樓來。只顧亂尋。高陞知道出了岔子。只得去告稟駱大成。駱大成正和潘紅玉睡得好興兒。聽得志英不見了。連忙跳起。潘紅玉秋月也都起來。駱大成來至樓下。問了情形。去廚房後門打看一會。不覺大怒。喝叫高陞。你這廝管的甚麼。如今這事沒多人知道。顯見得是你放了口風。吃他逃走。倘有端老公要起人來。那還了得。高陞忙跪下叫屈。駱大成大怒之下。順手提起一條門門。劈頭劈腦往高陞打下。打得高陞脊梁骨歪在半邊。潘紅玉聽得打高陞。忙走下樓來。高陞只把眼睜着潘紅玉。潘紅玉心裏吃

痛。口裏罵道。該死的奴才。却管的甚麼。一面扶住駱太成道。二老爺
休氣壞了自己身體。如今追尋要緊。說着。又喝高陞道。還不快尋去。
高陞一骨碌爬起。飛也似的閃出外廳。告知打雜的。卽去外面四下
里訪尋。尋了半日。回來。毫無影蹤。駱太成氣得眼珠翻白。喝問作薦
王媽的是誰。把那薦頭人叫來。着落王媽身上。潘紅玉道。二老爺忘
了麼。作薦王媽的張老兒早死了。還有誰來。據我看。這小娼婦多半
是跟了那姓顧的下流東西逃走了。只要尋着顧小子便好。一句話。
提醒了駱太成。喝叫高陞。快與我尋來。高陞只得搔着頭皮去外面
亂走一趟。那裏尋得着。一連三五日。尋得屁急尿流。只撲個空。看看
好日又近了。生怕端福隆來要人。駱太成與潘紅玉正商量着。只聽

得報道。向達善到來。潘紅玉道。如今趁他來。只得把話直說了。再瞞不過他。駱太成點頭。出來陪同向達善坐下。向達善道。尊府諸事都舒齊了麼。老公特派小弟來道訊。千萬叫不要多備妝奩。駱太成嘆氣道。真個禍來不測。舍姪女前幾日夜裏。帶了婆子王媽逃走了。向達善聽說。默默無言。只把眼對着駱太成。冷笑道。駱爺休說玩話。駱太成着急道。委實不見了。連日小弟正派人追尋。說着把志英失蹤事叙了一遍。向達善不慌不忙。起身道。小弟回去。上覆老公。却再理會。當下告別。向達善出來。自肚裏冷笑道。這廝倒敢這樣鬧鬼。且叫他知得利害。不知向達善如何去與端福隆說。且聽六十二回分解。

以駱志英出亡。忽接入歐陽玉。補叙前傳。楔出後文。試思金枝

玉葉之駱志英。惟有如此。足以安置妥貼而無憾。

篇中隨手了結小鐵腿羅三娘。小羅漢費綽。重叙海潮生米宗風一筆。遙接前書。

寫高陞潘紅玉向達善燒火婆子。爲傳神之筆。蓋無處不見其個人心理。而實未嘗落墨。行文何等細膩。

第六十二回

端總管恃強凌弱 雲布庫探店被創

話說向達善聞知駱太成走失了姪女志英。懷着鬼胎。回至端福隆家中。把話告明。端福隆大驚。喝道。豈有此理。既是多日。爲甚麼不早尋來。向達善道。端老公可知這事是真還假。端福隆聽說。便道。你看得有假麼。向達善道。小人當初說媒時候。駱太成言語吞吐。好半日不答應。後來進去與他渾家說了多時。出來便一口遵命。定是他答應不好。不答應也不好。便早安下這一計。今見好日將近。只說是逃走了。據他說來。也有多日。却又不來報明。這當中可想而知。端福隆

大怒道。這廝胆敢如此消遣我。莫不是嫌我年老不許。且教這廝知得高低。你去與他說。到期成禮也罷。不成禮時。休說我無情。向達善答應一聲。立時趕來駱府。叫請駱太成出來。不待坐下。便道。方纔小弟把話回了端老公。端老公說。駱爺如果嫌他年大。扳不得親也罷。若不如。此。到期必要成禮。不成禮時。休怪無情。駱太成聽得打寒勁。發急道。那有這等不成人的事體。駱某一片心。惟天可表。實實逃失了不見。向兄不信時。儘請入內搜查。向達善冷笑道。豈敢。豈敢。兄弟這話難說。請老哥自去與端老公表白說罷。起身便走。駱太成拖住道。向兄沒奈何與老公好言。小弟立刻便到。向達善也不言語。只顧鼻孔出氣。一溜烟去了。駱太成慌了手脚。急急上樓。告知潘紅玉。潘

紅玉也大吃一驚。只教駱大成快去當面告訴。隨即吩咐高陞備轎。駱大成穿好衣服。慌忙下樓。坐轎逕投端福隆家中。求見老公。門子入報。端福隆出來。怒氣滿面。也不叫坐。駱大成上前請過安。站在一邊。端福隆道。你便當初覆絕我也罷了。到今日做出這等伎倆。倒不是作弄我。要知千年野豬老虎食。不怕你再用心計。我自為主張。說着。向達善也出來。歪轉腦袋立在端福隆背後。只冷笑。駱大成上前照呼。理也不理。駱大成一發着急了。不由的吐誓賭咒。將志英失蹤一事。重新又說一遍。端福隆道。量他一個女子。你家前後如許用人。吃他逃走。我不信。駱大成道。便是晚生家僱用的婆子王媽一路走了。據晚生看來。多半是那姓顧的約在外面。一路逃走的。晚生早便

稟過老公。那廝是個刁滑小子。又在我家住過一時。熟得門路。定被他誘逃無疑。端福隆道。既知是他。如何不追尋。駱太成道。晚生日日。差人尋訪。只是不得下落。若有虛謊。天誅地滅。正說話間。只見一條瘦漢大踏步入來。與端福隆打話。只聽說四皇子府中有事。須速去。端福隆不敢怠慢。忙請那漢坐下。向達善便端過一杯茶。遞與那漢。端福隆一面與駱太成道。你也不多說了。趕緊追回來。便是尋到姓顧的也好。去罷。駱太成連應了幾聲。是捏把汗自去了。那漢便問甚麼事。這般要緊。端福隆笑道。說不得與你聽。停歇再與你細談。且問貝勒爺有話問麼。知道我在家裏也未。那漢道。便是聽得爺問起你。只怕傳你問話。特來告知。如今還未知道呢。端福隆道。多謝雲老弟。

盛意。俺們快去。原來那瘦漢。便是製造血滴子的雲飛燕。自從在渾源縣遇着畢達隆。挈帶來四皇子府中補做一名布庫。那四皇子胤禛。正是有心要招這類人物。看了十分稱意。又見他會的武功。並且踏瓦走簷。無所不長。便陞他做一等布庫。這時畢達隆已死。所有府中布庫。都交他所管。雲飛燕遭際這個皇子。如此管待。好生得意。一發盡心竭力。端福隆看在眼裏。便與雲飛燕親近。雲飛燕初進府時。候。端福隆父親端延那尚在府中管值。一切皇家規矩。多承提教。因此很感激端家父子。後來端延那死去。端福隆得了這總管的差使。雲飛燕自與端福隆做一處。兩個一搭一擋。奉上包下。甚是要好。都是禛貝勒親近的人。誰敢正眼兒相覷。端福隆家本距四皇子府不

遠。每日值事完了。少不得偷空來家安歇。但與雲飛燕關說。看了色勢。隨時招呼。雲飛燕若去外面。幹些不相干的事。也就一般。當時端福隆見雲飛燕到家相邀。立即起身。投貝勒府來。入至儀門。就下處坐地。府中衆人都把話來回了。各去值事。不多時。聽裏面傳喚總管。端福隆倒抽一口冷氣。與雲飛燕道。虧得雲弟來通知。險些兒出了岔子。立即提輕脚步。奔入裏面。少時出來。雲飛燕問是甚事。端福隆道。貝勒爺這時在精武廳練拳。吩咐爺們吏員投見。一概擋駕。雲飛燕起身道。如此我當入內伺候。端福隆道。不。貝勒爺着內差把精武廳的門戶都關了。不可入去。雲飛燕聽說。也就坐下。端福隆道。你且坐。我去外面知照一聲便來。端福隆出去一會。傳了諭旨。隨即入來。

笑道。完了。如今我與你正好細談。二人相對坐下。端福隆低聲細語。把駱志英一段話說了一遍。雲飛燕道。那雌兒究生得怎麼樣好法。端福隆道。老弟。再沒有比他生得好的。鵝蛋臉兒。雙眼皮兒。嫩白得似水磨豆腐一般。也說不盡他。却是看得只一面。就見不得了。可恨駱大成那廝。放了他逃走了。雲飛燕道。想這北京城。有多大地方。那裏逃去。難道就找不到他麼。端福隆道。駱大成那廝。半死不活的。不知他究竟追尋也未。我今日着實發落他。雲飛燕聽端福隆說得乖。俏麗。心內鬆動。便道。可惜我有事走不開。不然。我便與你找去。端福隆道。我現有兩三個雌兒。也穀玩了。老弟若找到時。便送與你。如何。雲飛燕笑道。這是甚麼話。我與你找是了。端福隆道。不怕這事還

須老弟出馬纔好。二人說了一會。聽得內差傳喚。知道禎貝勒在精武廳練拳已畢。都去裏面伏伺不提。且說駱太成出得端福隆家。垂頭喪氣。回到家中。愁眉不展。潘紅玉忙問怎地。駱太成告知情形。潘紅玉也是着急。二人沒做理會。只見秋月氣喘喘地跑上樓。說道。高陞在路撞見顧少爺。查着住處了。有話稟告二老爺哩。二人跳起身。問真的麼。秋月道。高陞親眼看見不差。駱太成道。快叫上來問話。潘紅玉念聲阿彌陀佛。秋月急着叫高陞。高陞飛也似上來。站在門口。駱太成道。進來罷。高陞走入潘紅玉房內。說道。小人今日在西城走了一轉。回來在落馬胡同茶店裏吃茶。剛剛坐下。只見街上一人走過。活像是顧少爺。小人出來一看。端的不差。還有和顧少爺同伴的。

一個後生也生得很漂亮。兩人一路走一路說話。小人當時付了茶錢。跟了出來。閃在後面。轉了兩個灣。到得王府大街。只見他二人走向迎賓館去。小人隨即到迎賓館櫃上問時。果然不錯。小人只怕驚動了他。不敢入去。以此回來稟報。駱太成道。你也問那櫃上。他可有女人帶在身邊麼。高陞道。小人只怕驚動他走。不敢多問。潘紅玉道。不差。問他不得。駱太成道。如此我去走一遭。潘紅玉道。你去怎麼辦。只要通知端老公。請他去料理是了。死活我們都不管。你若被他走失。却又來埋怨我們。駱太成道。言之極是。這當兒正是晚飯時分。駱太成吩咐快開飯來吃了。高陞秋月都下來安排。飯後。駱太成一乘轎趕至端福隆家。却值端福隆陪雲飛燕在後堂飲酒。駱太成入

來。把高陞的話傳了一遍。雲飛燕聽罷。便問這姓顧的何人。駱太成又具說一遍。並道。舍姪女定被誘騙。逃在迎賓館居住。端福隆道。雲老弟看是怎樣。雲飛燕道。這個容易。我去探一探。不費氣力。只是我認不得那姓顧的。怎好。駱太成便說是帶孝的後生。並有一個老家。人如此這般面貌。又把志英怎樣打扮。也說了備細。雲飛燕道。好。俺吃罷酒。走一趟。不妨。端福隆大喜。不斷的與雲飛燕斟酒。也叫駱太成一旁坐了相陪。聽了消息去。駱太成這纔心安意樂的。也吃了幾杯酒。不多時。聽得街鼓已是二更。雲飛燕道。到時候了。我且去。端福隆叫泡上陳茶來。與雲飛燕醒酒。雲飛燕除下長衣。略略打扮夜行模樣。一溜烟閃出大門。取路經由小街僻巷。躍過城牆。來到正陽門。

外直至王府大街。就迎賓館前門一看時。睡得靜了。望得兩邊無人。一聳身躍上屋瓦。只見一處處燈火。一所所客房。多半有人住着。却不是打從那裏走去方好。就屋瓦上翻來翻去。往下看時。只見內院子夾道中房內。有一個老兒。正在生火熱酒。雲飛燕只道是顧家老僕。便似鼠掠油缸一般。翻下地來看時。那知是一位紳士模樣的老頭。只有一人。看了不像。只得再轉身來。跳上屋瓦。却聽得有人叫顧福。雲飛燕早記在心裏。想道。是了。尋聲走來。對面望去。只見一間客房內。坐着一個素衣少年。正在燈下看書。那窗戶半開半閉。旁邊一個老的。與他啜茶。雲飛燕看了想道。這不是顧洪勳是誰。只是不見那女的在房中。心想跳下去。就窗外仔細瞧瞧。却待跳下。猛覺得一

溜風似箭般飛來。雲飛燕是慣家。知道有暗算。急急閃避。早是臂膊上着了一下。原來是一溜飛彈。不由的叫聲阿唷。回頭看時。並無一人。情知有強手。不敢停脚。慌忙退下。跳出店外。祇覺臂上痛得非凡。一徑回至端福隆家。推門入來。看臂膊上傷處。已腫得似吊桶般大小。端福隆與駱太成在家靜等好消息。及見雲飛燕狼狽回來。都嚇得做聲不得。雲飛燕切齒道。今日老大晦氣。不帶俺血滴子去。遇了這個魔頭。端福隆問知情形。說道。皆因我的私事。牽累老弟。如今這傷處可怎樣治。雲飛燕道。這到不妨。越是紅腫傷越輕。但雲某遭這暗算。豈肯甘休。端福隆道。畢竟那姓顧的帶有女人沒有。雲飛燕道。我在斜面屋瓦上看去。不見有人。待想下去。却被暗算了。只得退回。

端福隆道。明日派下人去。定捉了那厮去官中治罪。我知他是華陰縣顧家。本是逆黨。駱大成聽說。心中安慰。想自己干咎。差得洗清了。告辭道。明日再來府中請安。拜別端雲二人回家去了。這里雲飛燕與端福隆談了一會。覺得臂上傷處痛極不堪。也就回四皇子府中去。自己包裹內取出傷藥敷了。當晚無話。且說顧洪勳與白望天在迎賓館中居住。忽忽已是三月光景。這晚顧洪勳在窗下看書。顧福已睡。顧洪勳覺得口渴。叫顧福走來沏茶。不多時。只聽得對面屋瓦上有人叫聲阿唷。推開窗戶看時。並無人影。也就不疑。移時睡下。天未明時。只聽得有人鼓門。入來看時。却是白望天。顧洪勳忙道。白兄好早。可有甚事。白望天道。須教顧兄也就起來。俺們趁早離了這店。

只怕有事。顧洪勳一驚道。白兄如何知道。白望天笑道。顧兄夜來不聽得有響動麼。顧洪勳猛省道也。聽得人叫。却是爲何。白望天道。如今不必說他。俺們早走爲是。顧洪勳平日看白望天出言不苟。定有道理。一面叫顧福收拾行李。一面再三問白望天究因何事。白望天只得把話說出來。欲知何事。且聽六十三回分解。

叙端福隆。早伏下雲飛燕其人。至此緊緊接入。文如遊絲蕩空。飄曳隔岸長松。有一步勝一步之境。

端福隆來駱家吊孝。何等身架。在家中閒居。又何等堂皇。及在貝勒府當差。又何等奴才。寫小人面目常變。但味其與雲飛燕言語。知其爲人之習。下可見矣。禎貝勒有此鷄鳴狗盜而得天

下。作者蓋深惡痛疾之也。

顧氏之有白望天。猶駱氏之有歐陽玉也。亦猶端氏之有雲飛燕也。然而相去不可以道里計。而一則流落於江湖。一則嬖寵於侯門。世事顛到。每每如此。

血海潮

第六十二回



